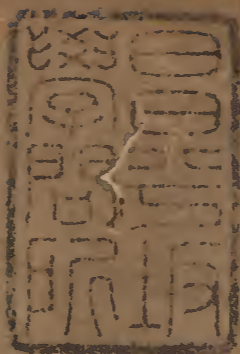


選詩定論 四之七



漢書門類			
一	一〇	八	四
一	七	九	函
二	架	二	冊

漢書	
一	一〇
一	七
二	架
二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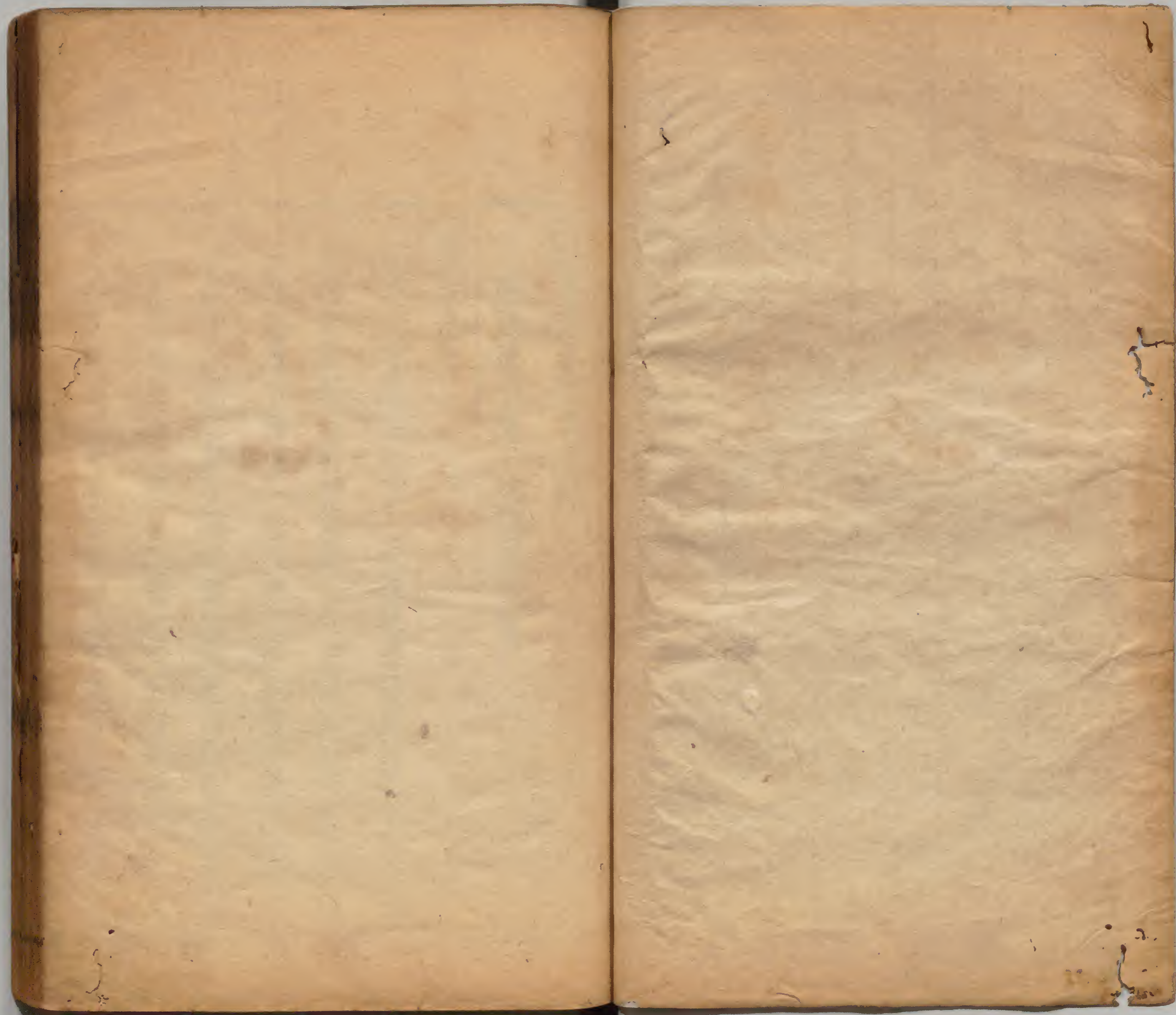
銘集十卷

六三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084
冊數	6 (2)
函號	363 9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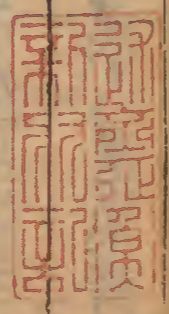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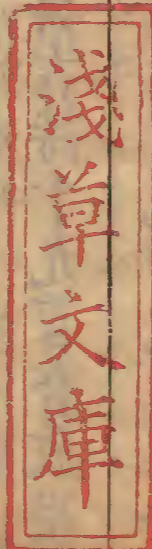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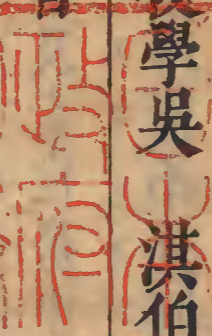
睢陽後學吳淇伯其甫著

古詩十九首

此漢人選漢詩也

一切諸選之始其於建安之際乎

夫詩之為體因時而變故一代之詩必有一代之專體三百篇體不雜蓋一道同風之世也漢詩體錯出唯五言純乎一朝之制亦猶諸體備於唐而獨七言律為唐之專制也至於建安之際當塗父子倡於鄴下群彥和之於是曹劉之壇幟聿盛而漢道寢微矣識者憂之此



古十九首之所由選也。并古樂府四篇。凡二十三首。是宜合爲一編。然而弗合者。詩與樂府之體異也。夫樂府之名。昉於漢。其體不惟與五言漢道不合。卽與漢之四言七言及雜言之詩體亦不合。而樂府四篇。却與五言漢道同體。何也。漢道五言。倡於蘇李。樂府四篇。本於班姬。而班姬之源。又出自李都尉。是以樂府四篇。不合樂府十九章及安世房中諸歌。而與古詩十九首合。政惟其合也。愈不得分耳。恐久而混也。昔孔子生周之季。其於周之天下。稱今而前代則古之。此以漢人選漢詩。乃於詩及樂府之上。各標一古字者。所以別乎建安。下諸體也。故選者於一切漢四言七言及雜體。概置不錄。所收專以五言漢道爲至。蘇李以還。作五言者。不知凡幾。所存止此二十三首。揀之又揀。罔非精金美玉。要使後之學詩者。知五言漢道如此。又有詩與樂府之辨。如此。不惟建安。鄴下之體。不得而混。卽百世之後。愈趨愈變。終得而識漢道如此也。然十九首出蘇李。而不錄蘇李。猶唐人選唐詩。而不選杜少陵。故樂府四篇。亦不及班姬怨歌行。今再以此二十三首。合之蘇李七首。班

姬一首凡三十一首而漢道五言盡於斯矣○此二十
三首不著作姓氏蓋亦猶三百篇不著姓氏之遺也今
尚有可考者西北有高樓爲枚乘西漢之人也冉冉孤
生竹爲傳毅東漢之人也青青河畔草爲蔡邕漢末之
人也可見此二十三首漢家四百年人材盡在其中故
其詩卓絕古今○十九首不出於一手作於一時要皆
臣不得於君而托意於夫婦朋友深合風人之旨後世
作者皆不出其範圍詩品云升堂者劉楨入室者曹植
此外寥寥矣○元瑞曰畜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

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蓋
千古元氣鍾毓一時而作者以無意發之故詣絕窮微
掩映千秋○止十九首耳宏壯宛細和平險急各極其
至而總歸之渾雅詩品云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學詩
者讀過萬變自能上進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
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
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
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行行六句一直賦去如駿馬下坡忽用七句八句作二
比頓住以下却緩緩賦來格調最好○此臣不得于君
之詩借遠別離以寓意首句連疊四箇行字中但以一
重字介之極寫其遠二句生字當解作生熟之生猶云
生生未當別離而別離也下緊緊接相去云云地南天
北判於一瞬別時如此之易參西商東若將終身會面
如此其難真令人心魂欲絕也第七八句忽插一比興
語有三義一以緊應上各在天一涯言北者自北南者
自南永無相會之期二以依北者北依南者南凡物皆
有所依遙伏下文思君云云見已之心身唯君子是依
三以依北者不思南巢南者不願北凡物皆有故土之
戀見遊子當一返顧以起相去日已云云按海內幅幘
從不過一萬橫不過八千前序別離已云相去萬餘里
茲又云相去日已遠不知更向何處著此一筆以照出
首句生字耳而日已二字却又挑動下文忽已二句衣
帶日緩卽伏後加餐先以浮雲二句緊承相去日已遠
來顧返猶言返顧遊子日遠豈敢望其歸家求其一返
顧而不可得其情更苦若解作迴返便與會面安可知

意重複矣。白日比遊子，浮雲比讒間之人。見此不返顧者，非遊子本心，應有說人蔽之耳。李太白詩結有浮雲能蔽日本此，思君二句，又承衣帶日已緩，已之憔悴支離，有似於老而實非。顏色衰敗，只因思君使然。然勿謂人之未老，歲月尚有可待也。屈指從前歲月，固不可云不晚矣。妙在已晚上著一忽字。彼衣帶之緩，日日已逐日撫髀苦處，在漸歲月之晚。曰忽已，兜然警心苦處，在頓棄捐二句。又承人老歲晚，當生別之時，已分棄捐，却又不可忍。明明說出至此，歲晚人老，方才說明，然猶不肯灰心努力加餐飯，蓋欲畱得顏色，在尚冀他日之會面也。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此章連排十句，讀者全然不覺，以其句句有相生之妙。首二句以所見興起，樓上女，夫樓上有女，何繇見之，以其當牕牖，女何爲當牕牖，以其粧，何繇知其粧，以其出纖手，因此一段公然不避人而知其爲蕩子婦，爲倡家。

女也。既爲蕩子，自是行不歸。既爲蕩子婦，自是牀空。既爲倡家女，自是難獨守也。○詩於眼中寫景，意中寫情。或就詩人寫，或就所詠之人寫。景與情妙在虛實相生。了無痕迹，尤要在現前之一刻。此詩盈盈四句，就作者眼中實寫。昔爲四句，就作者意中虛寫。其興趣全在起手。青青二句，振起一篇精神。分明從作者眼中拈出，却又似於女之眼中拈出。分明從作者眼中虛擬女之意。中却又似女之意。中眼中之感，恰有符於作者之眼中。意中真有草蛇灰線之妙也。其從作者眼前拈出者何。

譬之繪事，置月必於輕雲之間，鳥必於疎枝之上，旁然曲綴，所以助其勢也。此詩若竟從盈盈句突起，亦自成詩。如畫美人於素闥之上，無復幃帳几物，以襯貼之，便爾淡寞，卽美人之丰神亦無由顯見也。唯先將河草園柳一青一鬱寫成異樣，熱艷排場，然後夾出樓上女來。如唐人舞招枝於蓮花瓣中，拆出箇美人於翠盤之上，乃爲麗矚耳。尤妙在草上疊青青字，柳上疊鬱鬱字，纔於樓上女逼出盈盈字。粧之娥娥字，手之擻擻字，皆從女身上摹寫。盈盈字而皎皎字，又以牕之光明女之丰。

采并而爲一以摹寫盈盈字在作者所注目政在此盈
盈者而彼青青者鬱鬱者匪意所存但非彼青青鬱鬱
者則楔此盈盈者不出故從女眼中寫之不若從作者
眼中寫之之妙也昔爲四句寫情似從女意中拈出實
亦從作者眼中拈出也人心善感具有因緣觸物而發
原非偶然昔爲二句是因今爲二句是緣而青青之草
鬱鬱之柳特感動其因緣耳然不寫入女子眼中而寫
入作者眼中何也恃有皎皎開牕牖一句關通其脉也
樓下之人既見河畔有園園中有樓樓牕之中見有弄
粧之女彼樓上之女豈不得由窓牖中見樓外有園園
外有河乎樓下之人既見河畔有草園中有柳從樓牕
中見樓上有弄粧之女彼樓上女豈不由牕牖中見草
之青青於河畔柳之鬱鬱於園中乎故此青青鬱鬱者
在作者之見界中亦在此女之見界中一片艷陽景物
撩撩逗逗在旁人猶自難堪况空牀蕩子之婦自幼出
身於倡家者乎此不必更寫入此女之眼中而即可懸
擬其意中矣不然彼河畔有園園中有樓樓上有女固
作者望而可見彼樓中之牀何由而見之乎河畔有草

園中有柳樓上有女亦作者望而可見彼牀上無人何由而知之乎要知此四句是歇後語不是實煞語蓋此時作者與此女同在草青柳鬱之一刻中全在昔今二字逼出現前妙趣昔爲倡家女是女之前半世今爲蕩子婦是女之後半世前半世已過後半世未來蕩子行未歸固是現前然未粧之先寂寥永夜展轉無寐空牀之上雖意中有所想而眼中無所觸至於甫起晨便瞥見草青柳鬱以一夜展轉空牀之人而當此如何忍得耐得然猶序及昔今者何令此女昔不爲倡女則獨守已慣或今不作蕩婦則行有歸期故唯昔爲云云故最難當此現前之一刻而覺昨夜空牀猶成已過也凡現前一刻古詩最重如今日良宴會及對酒當歌等詞皆同此意謝客云但充俄須用此也古人作詩必有所本唐王昌齡春閨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曰閨中見不輕登樓不知愁故能獨守則昔非倡女可知矣春日凝粧上翠樓卽偶爾上樓亦必粧成而非上樓弄粧也忽見陌頭楊柳色偶然有觸而感不似蕩婦空牀有觸感無觸亦感也故此柳色寫入少婦眼中不從作者眼中寫也

悔教夫婿覓封侯。言夫婿為功名而出非行不歸之蕩子也。曰教夫婿本無行意而已勉之行分明一樂羊子妻也。止一悔字然亦不失性情之正。此二詩者一美一刺。義自天淵而義則合也。○詩有賦比興而興最難。蓋太遠則離太近則涉。於此三百篇後興最少。十九首中惟兩青青。此章曰草曰柳自是別離物色。然草著河畔便伏蕩子不歸意。柳著園中便伏空房難守意。故唐宜之曰。蓋睹艷陽之景而特為感傷也。後首起句全類。此栢取不彫石取不爛栢著陵上取其高石著澗中取其

深各得其所無物害之以見人生之短脆也。前首是正興後首是反興。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雒。雒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首二句以栢石興起行遠客喻人生行役之苦忽如遠行客喻時光之速也。見人當隨時自度目前斗酒相娛固是素位而行。卽有時馳驅繁華之地遊戲王侯之間。

亦無入不得是。人生在世。隨地隨時。皆可自度。何所迫。而戚戚哉。不戚戚。則不遠而復矣。不為戚戚所迫。則時光自覺舒長矣。○聊厚不為薄。聊字有哀世之意。斗酒雖微。却於親戚隣里之間。寫得親親暱暱。見人自為薄。我自為厚。五字中。分明預先畫出一箇陶元亮來。驅車以下。全用世態形出。冠帶六句。將人生芬華光景。寫得大艷。上只著遊戲二字。便覺在我者。重在彼者。輕雖極。宴娛志。總不失我。藐大人襟懷。分明於驅車下十一句中。重新畫出一箇東方曼倩來。王元美謂此曠遠之士。能不以利祿介懷者。其識卓矣。

今日良宴會。懽樂難再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軻長苦辛。

劈首今日二字。是一篇大主腦。以下無限妙文。皆迴照此二字。蓋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邀。所可據以行樂者。惟今日耳。下飈塵之喻。正謂今日之難長保耳。於今日懽樂之中。特舉絃歌二事。而措辭命意。皆極斟酌。書曰。

詩言志。又曰律和聲。箏律屬。僅取其聲。故曰入神言。其
藝之莫測也。曲詩屬。必本於德。故曰識真言。其德之無
偽也。○詩三百篇。皆可被管絃。是三百篇皆曲也。皆可
唱也。凡古人一歌一咏。俱有至真者存。非若後人之遊
一味沉湎。是古人之歌咏。皆古人之令德。聽之而識其
真。所謂知音。知音之人。不惟歌者願得之。凡人莫不欲
歌者得之也。設有一絕代佳人於此。未嘗不欲得一絕
代才子而當之。其在我人。亦未嘗不欲以已當之也。然
自念已或非絕代才子。或格於勢阻於禮。而不得當焉。
亦未嘗不欲得一絕代才子。當之猶已當之也。苟不得
其人。則鬱鬱不伸。不必古洪之流。有此心。卽凡人莫不
有之。故曰同心齊所願。含意俱未伸。雖總承彈箏四句。
而實緊切令德二句。今試取彈箏一連六句。細細吟之。
儼有一絕代佳人。見於紙上。他人寫佳人。專就色寫。或
色與聲交寫。此詩只就聲寫。全不靠色。一字真繪風手。
段。聲色難得。聲色而尤物更難得。必策高足。據要津。乃
克有此先字。最妙。亟亟然正暗映。今日難再意。豈知窮
賤亦有可樂。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乎。故爲婉商之。曰

何不曰無爲其詞大類論語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却將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畱作歇後此詩人之妙也而後人指爲激詞目爲詭調皆未會其意○苦辛乃權樂之對境兩形之預以堅守道者之心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欲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俱高飛

此亦不得於君之詩自托於歌者然不於歌者口中寫之却於聽者口中寫之且於遙聽未面之人口中寫之西北二句言高交疏二句言深上有二句乃乍聽未真而訝其音響之悲也誰能無乃故爲猜料之詞殆欲攝歌者之魂魄而呼之使出曰杞梁之妻取其身之正聲之哀意之苦也至有風傳遞其聲始有盈耳之嘆中曲三句正形容其聲之哀不惜二句是由其聲之哀而知其意之苦於是聽者代爲之詞若曰聽者苦我所不惜難得者知音耳如有知音者願與同歸矣○此亦是從聲中摹出箇絕代佳人來但此章較前章更說得縹緲

選詩定論
十一
令人可想而不可即。然前章是行樂，又是覲面，故聽而併識其德之真。此章是述懷，又是未面，故聽而止。知其意之苦。○末章情在景，故首用月字點醒。此章情在聲，故中用風字點醒。十九首中，惟此首最爲悲酸。如後驅車上東門去者，日已疎，兩篇何嘗不悲酸。然達人讀之，猶可忘情。惟此章似涉無故，然却未有悲酸過此者也。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芙蓉生於江，故涉江采之。芳草生於澤，故可直取而不言涉。芳草草之有芳者，不止於蘭蘭草之尤芳者，故以命澤不言采。蒙上也。上采字單指芙蓉，下采字兼諸芳草。明明爲遺所思，却又曰采之欲遺誰。若故聊爲自詰之詞，若有遺忘者，宕出下文，以見其人之可思而兼顯其道之甚遠也。長路，卽遠道。還顧二字，從思字生。○此亦不得於君之詩。涉江四句云云，猶屈子以珍寶香草爲仁義而思以報貽於其君也。多芳草言富於仁義也。遠道長路言君門萬里也。旣曰同心矣，豈有離居者同心而離居其中，必有小人間之矣。憂傷終老，又卽所謂

懼讒邪不能通也。○思君令人老。老字頓其難堪在前。憂傷以終老。老字漸其難耐在後。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非刺朋友也。中庸云：不信乎友，不獲乎上，言我素負才名，宜振翮雲霄，而乃偃蹇無成，至於今日而我舊時朋友反先我飛騰，曾不一爲援手。

身非磐石，冉冉老至，而功名未建，雖空負虛名，亦如南箕北斗而已，復何益哉。不言君之不用，而歸辜於朋友，正是詩人忠厚處。○史記天官書云：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斗杓適指酉，衡指仲冬，然星宿東行，節氣西去，每七十二歲差一度，曆家謂之歲差。漢去堯二千餘年，應差一宮，此時仲秋夕，斗杓當指申，衡應指孟冬，觀此詩所用物色，的是中秋無疑。通曉曆法者自明，舊註泥定孟冬大謬。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

選言定詩
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
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蘭蕙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
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舊註以此爲新婚非也細玩其意酷似標有梅當是怨
婚遲之作孤生竹喻已泰山喻夫結根喻托身女子有
夫身始有所托也但夫婦之會有宜猶兎絲之生有時
弗可苟焉故又以兎絲爲喻也軒車者逆女之車也來
遲者以結婚之遠在千里之外也思君云云是倒句軒
車來遲故思君令人老耳身故未嘗老思君致然卽詩

所謂維憂用老也傷彼四句從老字來含英揚光多少
自負誠欲及時見采不甘與草木同萎過時時字與前
有時時字相照但前時字緩此時字急君亮句指軒車
來遲爲所思之人占地步政自占地步言君之來遲信
執高節矣我亦何爲不持高節哉○觀過時二句汲汲
然不啻昭烈髀肉復生之嘆但夫婦之會有宜君臣之
會亦有宜故貞女以禮待時而良士以義守身也○此
詩何嘗不怨細讀之又何嘗怨此詩何嘗怨細讀之又
何嘗不怨乃詩之極神化者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與涉江采芙蓉調畧同但彼於折贈處只寫得四句後便撒開此則一意到底故只於一物中寫出許多情景○奇樹者獨樹也或曰樹之奇特者奇樹之有而曰庭前其義有四曰庭者見植身之正與閑花野草異矣曰庭前者見此樹之奇本自天生既有此內美而近在庭前易為剪培又重之以修能也曰庭前有者見此身守定中閨曾不踰戶外一步伏下路遠之意曰庭前有奇樹從樹之奇特起以便說到而葉而花為後前感時張本也夫經時之感止在折榮相贈之一刻而必自樹之奇說起者以見感雖生於堯然而時之積已久矣凡樹之奇特全在枝條之位置扶疎得宜及花葉茂盛之時樹之枝條盡為所蔽惟當未葉未花之前乃冬春之交其條枝之位置歷歷可見故顯其奇特耳下文攀條折其榮然折榮不折條後恐傷其奇特耳華者光也滋者潤也綠葉發華滋專寫葉之奇如詩其葉蓁蓁下文攀條折其榮方是指花詩所云灼

灼其花是也。不曰花而曰榮，亦含有光潤在內也。將以
貽所思，是折榮之緣起。又著馨香盈懷袖，專指所折之
榮言。有此奇樹，自有奇葉奇花。有此奇花，自有此奇香。
也有無限自珍自惜之意。正反映下文之何足貴盈懷
袖三字。從攀字來，故餘香所披也。路遠莫致，乃是花已
折，得不逢驛使者。若認作草木之花，不可遠致，使是呆
語。此物何足貴，又故作抑之之語，以振下文見所感之
深也。此物卽其榮，蓋樹有三物，曰條、曰葉、曰花。就折之
時，命之曰其榮，爲其附著於樹也。故連葉條而對言之。
以明時之成於漸積也。就折之後，命之曰此物，爲其已
離別於樹也。故離條葉而專言之，以見感之觸於蔦然
也。感字應前思字，蘊之爲思，發之爲感。但感之發，因於
時，而時之變，徵於物。故由榮而遡之，葉由葉而遡之，條
時亦屢變，豈容無感。但物未極其盛，則時亦未極其變。
故有思而無感，及其葉而榮矣。物盛極矣，時變極矣。感
雖發於偶爾之一頃，而從前積累之蘊，都撮聚於此一
頃矣。時謂三月，蓋四時備，然後歲。故春秋以時繫事，無
書亦必首其首月。一時不備，則歲功不可成矣。此古人

所云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自樹之條自葉至榮大約三月也。但感別經時乃貽所思根本將以貽所思乃折其榮緣起但不從條葉說起則寫時變不出寫感字亦不出故必由庭前有奇樹發端耳。大凡奇樹芳草古人用以紀時兼以自比。但他皆說到憔悴處此獨說到極榮盛處。古明妃曲云君王若問妻顏色莫道不如宮裡時。此意可為知者道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扎扎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此蓋臣不得於君之詩特借織女為寓通篇全不涉渡河一字只依毛詩從織上翻出意來是他占地步直踞萬仞之巔後來作家彙千皆丘垤耳迢迢君門之遼遠也皎皎貞士之潔白也織乃女子之正業織織二句手不離機杼所守之貞也終日二句無限苦懷所守者苦節之貞河漢二句相去無幾舉足可渡然而終不渡者所守之貞且堅也相去無幾只爭一水身不得往語或可聞然而終不為遙訴一語所守之貞之苦并不求其

知也詩中自首至尾亦不及秋夕一字終年如此終月如此終日如此所守之貞之苦終古如此也○迢迢二字寫遠下文既有相去復幾許曷得云遠而且至於迢迢以脈脈不得語見得爲遠而且極其迢迢也夫此迢迢者非真有千山萬水之隔不過此清淺之河漢耳孰禁之而不往以織女自有正業身在機中故不得往終日二句思卽在機中思望河漢四句望亦在機中望然望者總此一河漢乃忽而寫得甚近忽而寫得甚遠何也凡物之大小遠近有一定之形特形爲勢變於是近

者反遠遠者反近此形家之通論也而此之所寫忽近忽遠固由形勢而實又變於織女之眼中意中蓋織女機中終日云云此時意中以爲與牽牛永無相遇之勢矣乃忽而舉頭一望瞥見牽牛在彼河岸河水又復清淺幾幾乎有相遇之勢矣於是眼中之形變其意中之勢曰相去復幾許既有幾幾相遇之勢方且期爲必遇矣而又以身在機中不得往渡於是意中之勢忽又變其眼中之形曰盈盈一水間盈盈二字竟把清淺二字反化爲深阻矣脈脈二字語氣固承盈盈二字而意思

却照首句迢迢二字蓋迢迢者牽牛漠不相關脈脈者織女情獨暗鍾也此詩當與青青河畔草章叅看彼連用六箇疊字於首而此分用兩端彼詠蕩婦意刺小入故用曲寫此詠織女義比君子故用直序○凡詩以遠寫遠難堪以近寫遠更難堪如詩之其室則邇與此詩之盈盈一水間俱於近處寫遠也蓋其室雖近然望之不能見語之不必聞至盈盈一水則可望而不得語尤為難堪耳○此詩與青青章俱有織織素手四字但用出字與擢字有別出字的是寫粧擢字的是寫織一些移動不得又前詩用在下句是先見粧後見手此詩用在上句是先見手後見織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得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宋玉悲秋秋固悲也此詩反一片艷陽天氣寫得衰颯如秋其力真堪與造物爭衡那得不移人之情四顧茫茫正摹寫無故物光景無故物正從東風句逼出蓋草經春來便是新物彼去年者盡為故物矣草為東風

所搖新者日新則故者日故時光如此人焉得不老老
焉得不速○盛衰句承東風二句來凡物無常盛無再
盛無兩盛故其盛而之衰者必有他將盛者欲成功而
逼之退謝苟無有逼之者雖終古永無衰時卽如草論
之春風搖之而長秋風搖之而落後日搖之而落者卽
今日搖之而長者故盛必有衰也要從故字看出不常
今日搖之而長者非昨日搖之而落者故盛衰有時也
要從無字看出不再昨日之搖而落者政迫於今日之
搖而長者故盛衰各有時要從遇字看出不兩○十九

首中勉人意凡七惟此點出立身榮名是正論其他何
不策高足何爲自拘束不如飲美酒何不秉燭遊及極
宴娛心意皆是詭調於其迷而不復以詭調諷之故用
驅車及出郭起於其悟而思歸以正論詔之故用迴車
起可見古人作者一字不苟處○昔王孝伯行至其第
曙戶前問曰古詩中何句最佳曙思未答孝伯曰所遇
二句最佳余以爲此二句之佳正以東風句逼出憶在
潯江其草入春不死客有作感遇詩者反此二語云新
物間故物相併催人老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淒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拘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東城二句。因現在之地以起興。迴風四句。言時光易邁。爾時情志拘束極矣。非借聲音以展放之。不可。將歌秦風之晨風。乎其音過於憂思。將咏唐風之蟋蟀。乎其音傷於儉陋。人生幾何。何爲拘束至此。是貴於蕩滌放情志也。蕩滌二字。出戴記蕩浮也。滌洗也。言其音之曲折。往來疾速。如以水洗物而浮蕩之。乃鄭衛之音也。鄭衛之音。決無奏以嫫母無鹽之理。必出自燕趙佳人。始可以放我情志。蓋人世一切。如宮室之美。車服之麗。珠玉之玩。皆非真實。切身受用。而真實。切身受用。惟有此耳。此論詳著南史梁武帝贊中。燕趙佳人。未有不美。又著美者二字。乃是於粉黛叢中。拔異姿也。既是異姿。又何假粉飾而被服云云。正暗照唐風。我有衣裳。弗曳弗婁。而見縞衣。綦巾之不足取耳。理曲用當戶二字者。當戶

不○惟○取○其○易○以○發○響○且○不○沒○其○色○也○音○之○悲○由○於○曲○之○
清○曲○之○清○由○於○絃○之○急○絃○之○急○由○於○柱○之○促○蓋○音○之○清○
濁○生○於○律○之○長○短○故○柱○疎○絃○緩○則○聲○濁○而○低○柱○促○絃○急○
則○聲○清○而○高○高○極○則○悲○此○鄭○衛○之○音○最○易○感○人○至○此○聽○
者○之○情○馳○矣○歌○者○之○情○亦○馳○矣○不○曰○交○馳○者○詩○人○欲○摹○
歌○者○故○就○歌○者○而○言○馳○情○耳○情○既○馳○矣○此○宜○解○帶○褫○衣○
與○子○偕○臧○之○時○而○反○整○巾○帶○者○何○整○巾○帶○正○是○馳○情○處○
沉○吟○者○意○之○且○前○且○却○也○躑○躑○者○身○之○且○前○且○却○也○中○
間○加○一○聊○字○見○雖○且○前○且○却○而○蚤○已○傾○心○於○君○矣○故○曰○
思○爲○云○云○如○此○一○刻○真○抵○千○金○人○生○真○實○切○身○實○用○莫○
過○於○此○此○而○情○志○猶○然○拘○束○必○不○然○矣○然○此○等○受○用○却○
非○獵○聲○漁○色○者○所○能○沉○吟○二○句○雖○是○弄○態○仍○不○失○爲○佳○
人○覺○陳○後○主○映○戶○凝○嬌○乍○不○進○出○惟○含○笑○復○相○迎○猶○帶○
倡○氣○曰○美○者○分○明○有○箇○人○選○他○曰○知○柱○促○分○明○有○箇○人○
聽○他○曰○整○巾○帶○分○明○有○箇○人○看○他○曰○聊○躑○躑○分○明○有○人○
促○他○而○劉○須○溪○乃○以○爲○所○思○不○遇○而○理○清○曲○以○見○意○者○
未○沉○心○於○此○詩○也○○余○最○喜○詩○云○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正○無○如○此○馳○情○云○一○段○光○景○也○

選言定詩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
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
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
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
與素

首八句直序下浩浩以下却用論宗語猶元人嘆鬪髀
雜劇先取一副鬪髀傀儡置場上然後假借莊生勸世
之言此格甚好上東乃長安東門之名李斯牽黃犬逐
狡兔卽此蓋西都人詩郭北西都之北郭非東都之北
卽也陰陽移猶云日月逝但逝字頓移字漸日月逝與
人年命無關陰陽移却有助於人年命事浩浩二字指
其氣而言自古及今死死生生展轉相送俱在一移字
摹出來西都時中國尚無佛教止有儒家道家儒而聖
賢道而神仙皆不能免此則亦終無有能免此者矣不
如二句亦是詭詞正急急教人修行然飯酒披素又何
嘗不是修行與○末二句從唐風山有樞來美酒卽子
有酒食紈素卽子有衣裳不如二字卽自何不日鼓瑟
之何不二字化出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
犁為田松栢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
閨欲歸道無因

此首人多以為前首相似不知此首宜與下首參看下
首是說向日親邊去為生者說法此首是說向日疎邊
去借去者為生者說法○王元美曰此客異鄉因見古
墓而思里閭者此解思字甚當然與上文照映處却無
意味不如以思屬死者余曾見修行人有繪死髑髏於
牀几間者作髑髏謂人之語曰昔日我如爾吁何不悔
異日爾如我吁何不修○去者日疎說得怕人又逼以
來者日親一句更怕人欲歸無因見日親中再無我分
那得不日疎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夜苦長何不秉燭遊為樂
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
喬難可與等期

此詩重一時字通篇止就時上寫來年不滿百人豈不
知憂及千歲者為子孫作馬牛耳愛惜費乃憂之效後
世正指子孫曰田舍翁得此已足矣乃是後世嗤也○

晝短二句最警策。人生既不滿百年，夜且去其半矣。以夜繼晝，將以紓吾之生年也。若以晝短夜長，專指冬日，何異說夢。○劉須溪曰：唐人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本此意，却非勸襲。此是為惜費人說得可，所以釋天下鄙吝之心。彼是為浪費人說得可，所以釋天下驕侈之心。

凜凜歲云暮，蟬蛄多鳴悲涼風。率以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唯古權，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闌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眇眇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首四句俱叙時。凜凜句直叙蟬蛄句物。涼風句景。遊子句事。總以序時。勿認遊子句作實賦也。錦衾句引古以起下。言洛浦二女與交甫素昧生平者也。尚有錦衾之遺，何與我同袍者反遺我而去也。獨宿難，獨宿長夜更難。況累長夜乎。夢想二字相繫得妙。良人二句想耶。夢耶。願得云云。夢耶。想耶。因想而有夢，又因夢而有想。願得二句。夢中滿意之想。既來二句。夢中不滿意之想。亮

選言定詩
三
無二句、夢中大不滿意之想也。眇眇句、從又不句來、既
不處重闌、惟有眇眇以適意而已。既來不須更、惟有引
領遙睇而已。徒倚二句、寫去後引領寫臨去眇眇寫來
時、既來四句就所夢者、寫極其冷落、眇眇四句就夢者
寫極其熱暱、此等光景、寫入真境、已自難堪、況入夢境
乎。○劉須溪云、古懽二句、夢中之景、如是徒倚二句、既
覺而然、以此分夢覺之界、在學者意思、宜然。作者語氣
殊未點明也。余政以不辨夢覺、彌見結想之深。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
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
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
君不識察。

冬之夜自是長、無愁不覺得。愁多偏覺得、仰觀衆星總
愁極、無聊之意。三五二句、乃仰觀見月、而感別離之久、
因而追數從前圓缺、亦是前詩獨宿累長夜的累字意。
客自云云、言代爲傳書之客、來自遠方、則所思之人、遠
可知也。置書懷袖、珍重其書、三歲字不滅、珍重之極。楊
慎所謂思之深也。一心二句、括盡一部離騷。○置書二

句從趙襄子出諸袖中來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采
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
中誰能別離此

只是綺之一意到底全在相去二句宕出如許態度以
膠二句結得如許精神○此詩乃君子以文會友以友
輔仁註脚客從遠來會友也綺上文采以文也友之遺
我出於友之心是友之文即友之仁也以膠投漆不能
離別以友輔仁也然友之遺我只一綺耳而我裁而為
被着之緣之踵事增華全在乎我故曰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十九首俱古詩惟此一首稍似樂府然却作
樂府不得畢竟是古詩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
雖云樂不如蚤旋歸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
房淚下霑裳衣

無甚意思無甚異藻只是平常口頭却字字句句用得
合拍便爾音節響亮意味深遠令人千讀不厭○無限
徘徊雖主憂愁實是明月逼來若無明月只是搥牀搗

選詩定評
枕而已那得出戶入房許多態

古辭四首

樂府始立於漢之武帝。延年以曼聲協律。諳聲而不諳辭。朱馬以騷體製歌。嫻辭而不嫻聲。是以寶鼎天馬芝房。赤雁之什。選俱不錄。而止存此四首。或爲蔡邕所作。大繁。曠世奇才。聲詞兼長。故所造如此。後之學五言者。以十九爲師。而學樂府者。以四辭爲宗云。

飲馬長城窟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此章青青八句。是思遠。枯桑四句。是人無相爲者。客自至末。是遠方寄書。雖分三段。然却是一意相承。首思見其意中之人也。意中之人。遠不可得見。而眼前之人。又無一人肯相爲。夫不肯相爲。由於人之各自爲。固人之恆情也。人情在平時。其厚。其薄。無由而驗。驗之於入門。

門者獻媚之所入門者獻媚之時從孟子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云云來媚字深言字淺在他人前不惜為其深者在我前尚不肯為其淺者淺深相形可見彼之不肯為我言者正是工於媚他人處嗟乎枯桑無枝安知天風海水不凍安知天寒此等人原非與我素有相知之分悠悠者無足怪耳則肯相為者庶我意中之人乎遠方寄書書中必有相為之言矣乃其言竟何如哉上有云云絕不道及相見之期即少陵所云歲時幾蒙温暄問汎愛不抹溝壑辱也不意意中之人竟同眼前悠悠者復何望哉○首八句凡四換韻其調甚急遂用枯桑云云二排句撒開作入門云云後又用急調詭說魚中有書極節奏之妙○讀遠道不可思句令人心冷讀入門各自媚句令人眼熱○此章客從以下從古詩遺我一書札翻來彼是明已之厚故直言寄書却於讀書後寫一段珍重意態此是形人之薄故寫一段意態於讀書前日長跪重之至望之深也竟何如大失望也故以上有二句作煞若歇後語然至其不直寫寄書先詭言遺鯉烹鯉此古詩與樂府之辨也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並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全首以防未然三字為主不處嫌疑間正是防未然作用瓜田四句虛寫勞謙下至末方是實說君子嫂叔二句原與瓜田一例若便作實寫看得君子太粗淺矣君子立身涉世光明正大無時不存此別嫌明微之意一或有疎百行莫贖四箇不字從顏子四箇勿字脫出勞

謙以下只就下士處描寫吐握是謙謙雖美德却謙於卑卑不可踰纔是勞謙得柄謙卦六爻獨取勞謙者以周公有功勞如此猶謙以下士也周公聖賢何人不稱獨云後世言當時尚不免流言之疑也○古詩和平樂府險急此篇和平極矣然畢竟是樂府作古詩不得○吐哺握髮是一事分而錯用之此古調也今人則作排對矣○

傷歌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

吹闐闐羅幃自飄颺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
之徘徊以徬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
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

穹蒼

此首從明月何皎皎翻出古詩俱是寐而復起俱以明
月作引俱有徘徊徬徨字但彼於戶內寫徘徊戶外寫
徬徨態在出戶入房上此首徘徊徬徨俱在戶外中却
於離牀以後下階以前先寫出一段態來各極其妙○
昭昭二句言已寢也憂人二句復起而離牀微風二句

離牀而闐闐回望牀之羅幃也攬衣句已至堂矣屣履
句已下階矣東西句已立於庭矣徘徊以旁皇仍立庭
時之態也此下景情皆照此句○看他由牀而闐闐而
堂堂而階階而庭寫地一步不亂看他於牀寫月於闐
寫風於庭寫鳥布置景物一些不可移且憂人句正寫
態兼亦寫月攬衣句正寫態亦兼寫風字字皆有相生
之妙舊評謂兩句一意其鹵莽甚矣○東西何所之莫
我知也夫舒憤訴穹蒼知我其天乎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霜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題曰長歌行全於時光短處寫長人有一日之時有一年之時有一生之時一日之時在朝一年之時在春一生之時在少壯之三時者以為甚長而玩愒則短以為世短而勤修則長也首二句葵露喻一日之時朝日將地日日已出地其為時也幾何然用以勤修即克已之禮之一日特著一待字此片刻中便有累生積劫之久也一年之春秋猶一日之朝暮其為時也亦無幾然當陽春始布之後秋節未至之前萬物之光輝生於其間是不止有累生積劫之久而且有厚地高天之容也至於人生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其為時也甚紆然無時非努力勤修之時苟自甘暴棄謂今日不修而有來日今年不修而有來年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冉冉老至恰如逝水赴海豈有復西之日哉輕棄重寶那不悲傷

楊惲

傷

詩

選有因文而及其詩者如孟堅之明堂五詩然附之文部而不及詩部者以明詩因文而取也選有因詩而及其文者如子建之責躬然却入詩部而不入文者以文因詩而取也若其詩更不可取則亦竟刪之矣以詩在文之外也選之於楊惲止存其文耳詩在文中因得不去若在文外則必刪今何爲而猶存彼既見於選矣碩人素以爲絢古人何嘗不稱引之以起學人之悟也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

富貴何時

凡人既耕已種未有不芸不穫者曰田彼南山是已耕矣任其蕪穢是不芸也曰種一頃豆是已種矣其任落而爲箕是不穫也然既耕已種又何爲不芸不穫則以人生有幾富貴無時急急行樂猶恨不及無暇學老農之勤故任其蕪穢若并悔其從前作苦者蓋自喻其以賈豎之事自污辱之意也嗟乎君子立身行己自有不易之矩卽不幸而涉世之末流亦宜居易俟命未有佯狂自穢可以術解免者古來豪傑之士往往識力不足

始未嘗不終身砥行。一遇時亂，輒欲佯狂污辱，托跡荒淫，以求解免。如楊惲之流者，卒不免焉。亦異於明哲保身之道矣。

班固

明堂詩

序曰：賦古詩之流，而此詩又賦之餘也。賦中事情未盡者，以詩補之。五詩總完東都之美。○三百篇皆四言詩，選亦自有其四言詩，其于三百篇未嘗亦步亦趨也。唯補亡六詩，刻意摹雅。明堂三詩，刻意摹頌。在選中又爲別體也。古無三言，亦昉於漢，如天馬等是也。選雖以漢道爲主，然止載五言及七言，至於三言，序雖存其體，而選未錄其文。此寶鼎二詩，純用三言，但間句加一兮字，亦選中之別體也。然孟堅作東都詩於明堂等三詩，用古體於寶鼎一詩，用漢體何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凡建都者，明堂以祀天祖，辟雍以育賢才，靈臺以望雲物，王道之常，美之尤者，故用古體。寶鼎白雉，偶然之貞符，較之明堂等爲不侔矣。故用時體。作者實有深心，幸勿以予論爲鑿也。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享五位
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
允懷多福

享上帝而配以光武的是東都之明堂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政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
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維神
永觀厥成

辟雍之有園水從來皆出於人力唯東都因水為之故

天子辟雍造舟為梁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
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無屢維豐年
於皇樂胥

三光四句雖靈臺應制語然非洛陽天下之中不足當
之

寶鼎詩

寶鼎白雉雖儻來之瑞然亦與東都相關史周武王克

商遷九鼎於洛邑、又成王時、越裳獻其白雉、洛成王所營也、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啟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越裳、即今交趾之地、白雉、乃白鷓也、越裳之方產、非異也、此詩乃雉之白者、是為異耳、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齒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

長兮膺天慶

唯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四 終

其詩合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祀昭嘉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越美即今交趾之池白雉乃白鷩也越美之方產此鳥也此詩乃雉之白者是為異耳

是令亂天恩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五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魏

魏武雄蓋一世橫槊賦詩其所為短歌苦寒二篇直欲奪漢家兩風之座文帝諸作似從李陵來而劉楨氣最勁逸思王似從蘇武來而王粲詞益清麗其後嵇康以蘇李之致上合三百篇阮籍以離騷運蘇李之體譬諸陳壽叙三國人物同是英雄而人人面目性情都異○鍾子曰曹氏父子高古之骨蒼涼之氣洵是樂府妙手

五言詩則減價此論魏武魏文則當矣若平原侯詩與樂府其價並重○漢時五言初成七言方肇作者任其自然之才思發而爲詩尚未有體也至魏國初建集天下之文人于鄴下爭以詞華相尚于是各豎壇坫詩體始分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以人而論則有曹劉諸體厥後宋謝靈運擬鄴下集詩文帝及七子各賦一首蓋以詩之有體自此始也梁江淹三十體于魏取文帝等六體于魏之前又取古別離李都尉班婕妤二體漢人本不分體蓋後人因魏人之分體而並追分漢人也其分體者何以便初學入門也

武帝

多才多藝之士于三國時僅得兩人一曰蜀武侯一曰魏武帝武侯制作無不精妙故司馬懿得其圖籍嘆爲異才武帝制作無不精妙故銅雀臺後世得其片瓦猶值百金然武侯有才用向聖賢一路去故人重其德而掩其才武帝有才走入奸雄一路去故人厭其德而棄其才然論二人著作武侯之文如前後兩出師表有典謨遺意王通取爲元經武帝萬萬不及武帝之詩有風

選言文言
雅遺意蕭統續入文選梁父吟非所敢望何也梁父吟
以人傳也武帝諸詩自足千秋非以人傳

短歌行

從來真英雄雖極刻薄亦定有幾分吉凶與民同患意
思其與天下賢才交遊一定有一段纏綿體恤情懷觀
魏武此作及後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所以當時豪傑
樂爲之用樂爲之死今人但指魏武殺孔融楊修輩以
爲慘刻極矣不知其有厚道在如聽關壯繆歸先主一
節後人那能及得但此兩詩定要攀附周公未免逼露

其假耳○常論詩之道致廣大而盡精微一言足矣譬
之造宮室龍樓鳳閣崢嶸千仞華林上苑逶迤百里廣
大也而其中一木一石一丹一刻無不一一布置得所
精微也精微不盡如未央殿中一瓦失所便不壯觀雖
然命意廣矣造局大矣撰語精矣合筭微矣又要有氣
行乎其中譬之作宮室大小合制矣又要鬱鬱葱葱一
片佳氣繚繞其間始稱帝王之居此氣非可襲取全係
平日所養如此詩那得不聳服千古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

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
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
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
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劈首對酒當歌四字正從古詩今日良宴會之今日二
字來截斷已過未來只說現前境界更偏時光更促妙
傳短字神髓較古詩更勝蓋今日二字雖妙然一日之
間未必皆對酒當歌之時也以下三十一句詩文皆從

此四字生出蓋一廂口中飲酒一廂耳中聽歌一廂心
中憑空作想想出這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連貫若不
聯貫純是一片憐才意思人生二句功名不建而年已
暮卽下文所謂慨也太史公曰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
非能勇也故慨之來也當之以慷慨亦作忼亢也抗志
任事也此真英雄語也事旣難任未免憂思憂旣難解
計唯飲酒不言歌者歌以侑酒也今日之對酒正是勉
強支吾憂終不解何也蓋青青子衿無時不繫我心故
悠悠遂至今日卽此對酒當歌之一頃猶沉吟而不能

釋然者為君故耳。叨叨四句是明引成語，不是勦襲。若曰：小雅叨叨云云，所謂我有好爵，與爾縻之也。今者被褐釣渭之士，隱淪空谷，雖有好爵焉，得而縻之乎？此憐才者所以憂從中來。明月二句，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猶月之明，不可掇。越阡云云，乃賢者之來而慰吾憂思者。枉過也。過相存問，至於不辭越阡度陌之遠，見賢者之感恩如此。月明四句，又借烏鵲之無依，念彼天下賢士困苦，不能自振者，山不四句，見憐才者一一皆有以慰之也。天下賢士在困厄之中，本無奢想，即韓退之所言，不過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故不必煦煦，但言不厭深，不厭高，而天下困厄而不自振之賢才，固已霑被而有餘。此魏武牢籠一世賢才之秘術也。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索，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凡詩人寫寒自有一應寫寒事物大要曰風曰雪其餘事物皆倘然夾湊倍寫其苦耳此詩未寫風雪先寫太行之險所謂駭不存之地進退兩難則寒無可避方是苦也然於太行山上拈出北上二字者魏武欲以周公自擬爲下文東歸暗伏線索耳羊腸二句極寫其險下方寫風然却不遽寫曰樹何蕭索卽宋玉所云起於青蘋之末已令人肌膚皆粟北風聲正悲寒氣稜稜已有雪意不遽寫雪而先寫少人民者卽伏下文之無棲宿也人當苦寒有棲息之所尚可耐得最苦者暴行中道也少人民而謂之谿谷者山居趨坳澤居趨突此山行而曰谿谷無人民則更無人民矣無人民之上又先寫熊羆二句者凡人晚行雖無棲宿猶可望之前途熊羆云云則前途亦無望矣雪落霏霏真無可避處矣延頸二句言我之北上定有汛所我懷在此所懷而不至則不能不延頸而望也延頸二字卽又帶出寒意來蓋凡人遇寒則縮其頸延頸則風雪侵及衣領矣旣不能北上於是轉思東歸水深四句東歸又不得也中道指地

薄暮指時。既不能東歸。只得仍舊勉強北上。行行日遠。而人馬同時饑矣。然不念士之無衣。而念其饑者何寒。而腹中有食。猶可稍支。唯饑則更難忍耐。然言人而兼及於馬者何也。馬者人當危難之際。所以托死生者也。下文擔囊句。不是取薪供爨。乃柿木為芻。極寫馬饑。斧冰句。方是寫人饑。寫饑正是寫寒。此苦實過東山。那得不悲。○此詩極寫苦寒。原是拾收軍士之心。却把自己平生心事。寫出。首云北上太行。冒險而行。實喻其初念。未嘗不思建功於漢室。熊羆云云。喻當時外有群龍。內

有諸臣。以致事不克濟。於是乃思退步。如周公之歸東山也。然周公當周室之初。故有東山可歸。今日當漢室之末。寧有東山可歸耶。嗚呼。當此徘徊中道。欲求一夕之棲泊。而莫能。况乃如東山之詩云云哉。此所以喟然而悲。

文帝

文帝詩源於李陵。終身無改。詩家分體以年代者。文帝兼屬建安。黃初二體。豈文帝為太子與為天子之時。有兩樣文字哉。蓋建安當群彥蔚起之時。門戶各立論者。

槩以建安目之。蓋其體錯雜。文帝之體總括於中。要以陳思為傑。至於黃初。王劉應徐。彫喪已盡。而主持風雅。唯文帝。而陳思詩入黃初。以憂生之故。詩思更加沉著。故建安之體如錦繡。鞞鞫而黃初之初一味清老也。○胡元瑞曰。魏文漫漫。秋夜長。獨可與屬國並驅。然去都尉尚一線也。樂府雖酷似本色。時有俚語。不若子建純用已調。蓋漢人語似俚。此最難體認處。漢人詩無句可摘。無瑕可指。魏人間有瑕。尚無句也。六朝詩校無瑕。然而有句。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此詩只寫夜行遊三字。於步西園上著逍遙二字。蓋逐一細看。故逐一細寫也。雙渠四句。是俯寫遊。相溉灌。見池之美。嘉禾句。因池及木。木之嘉者。行最忌直。如官道旁樹。兩兩對立。日繞通川者。逐地勢而成。卑枝二句。單

承寫木一卑一修見木之嘉益見池之美驚風二句平
寫行遊驚風吹後飛鳥鳴前我身適在池上雲霞四句
仰寫夜然何地無星月何地無雲霞自文帝寫來亦若
池上固有之景移他題不得者此古人神化之極也故
與後數命非神仙云云若相通若不相通任使後人讀
者通之得下不通之亦得下也

雜詩

此二詩有疑懼意應作於魏武欲易太子時蓋太子國
之副貳不可一刻離君側者也遠出在外而讒人居中
伺隙危道也此詩雖云雜詩而後首曰至吳會前首曰
思故鄉可知非作於鄴中者舊註謂文帝為太子時曾
至廣陵云○前章似做蘇屬國後章似做李都尉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徬徨徬徨
忽已久白露霑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迥西
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雁鳴南翔鬱鬱多愁思綿
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嘆息斷絕我
中腸

此首從古詩兩明月篇來淘鍊極其瑩靜味深而色秀

中間句句相生總以多愁思爲骨以思故鄉爲筋二句
乃展轉披衣之因。漫漫句乃展轉之緣。烈烈句又披衣
之緣。白露以下正寫徬徨白露句又緣中之緣。下文一
俯一仰皆從此句。兜的一警寫出來的俯視句先寫一
俯。人凡有愁思必垂其首也。清水波者水面一片秋光
方省是明月所爲。乃又仰看天漢二句詳寫一仰。全篇
寓意全在此二句。明月光喻魏武三五句卽借詩。彗彼
小星三五在東之義。喻子建天漢句乃帶轉小星以就
中天月光者喻丁儀王粲之徒。蓋彗彼小星三五在東
者乃妾不敢當正之詩。謂此三五小星在東地平之上
用以自比。而以中天之位讓當正之嫡后也。蓋此三五
小星本麗天漢。原詩取義謂其抱衾掖庭。非民間之比。
此詩未及到秋。小星在東地平上。天漢亦在東地平上。
及時已秋矣。天漢西流。則此小星隨天漢而轉。自然亦
到中天。詩人徬徨之際。適當月在中天。則此小星自然
與月相湊。一處正縱橫。言扶之者衆。竟與明月爭光。而
彼星經所謂前星反流落他處。可知矣。草蟲句又一俯。
逗下文愁思孤雁句又一仰。逗下文思鄉二句正從明。

月照出而兼映前北風意願飛句暗用四皓事見已無
援欲濟句用詩意見已身在遠向風句又轉應第二句
北風然不言北者前已點明不須重言而已知其故鄉
在北云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
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弗復

陳客子常畏人

西北指鄴下卽下文之我鄉也謂之西北者乃宸極之
所身為太子不可一日遠去者也以雲為喻者取東南
近海多風西北近山多陰故也曰浮者謂其本之不因
如車蓋喻其勢之小也惜哉二句妙在一適字謂魏武
本無易儲之意偶為小人輩所熒惑耳吹我二句東南
之行亦非君父意為小人所間欲以伺隙不然未會飄
風之前彼如蓋之雲方且亭亭然止于西北何嘗有一
些動搖吳會二句重在一久賴我聖善之君父我卽偶
出未必卽見棄置但恐事久則變耳故不能久留滯然
此一出已分棄置既已棄置君門萬里豈敢復陳所以
中心惕惕然常懷畏人之念耳曰客子者言行客在外

孤身無伴易得人侮。况身為太子云云乎。前章寫得深細。後章促急。至末二句。換韻處。其節愈促。其調彌急。

善哉行

上山採薇。薄暮苦饑。谿谷多風。霜露霑衣。野雉群。雉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日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想亦魏武欲易世子時作云。上山採薇。正也。薄暮苦饑。弱也。谿谷二句。危也。野雉群居。讒也。猴猿相隨。宵小之繁。有徒還望故鄉。生身之處也。鬱何壘壘。蔽不明也。憂來無方。恐一旦患作也。患在家庭。故人莫之知也。然壘壘之下。便可直接憂來句。而先著高山二句者。此固詩家托興之體。然亦有意。高山必以崖為基。林木必以枝為輔。傷已之孤立而寡助也。以上十二句。寫憂已完。人生以下。忽轉出一樂字來。陪說湯湯四句。仍說憂策我四句。說樂然說樂非樂也。只是無可奈何。聊以自遣耳。總形容憂字也。詞似從唐風脫出。而意却不同。

燕歌行

燕歌行初起魏文實祖栢梁體自後因之皆平韻也至
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音調始協蕭子顯王子淵製
作寢繁但通章尚用平韻搏聲七字成句故誦之猶未
大暢至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
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
備要惟長篇鉅什敘述為宜用之短歌紆緩寡態于是
高岑王孟出而格又一變矣

秋氣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
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感妾
笑笑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泪下霑衣裳援琴鳴
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
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風調極其蒼涼百十二字首尾一筆不斷中間却具千
曲百折真傑構也○人有疑首句秋氣天氣為複者不
知秋氣與天氣不同秋氣只是一是專稱天氣兼四是總
稱秋氣四字是首三句冒子叙時天氣涼是叙景與下
草木二句同例如月令所云涼風至者近是草木搖落

卽月令草木黃落露爲霜卽白露降燕辭歸卽玄鳥歸
著一群字者燕必結群而歸也雁南翔卽鴻雁來看他
一連排用月令五事絕不見堆砌之痕直是筆力清爽
不能忘正極不能長傷極○歌不能長者爲琴所限也
古人多以歌配弦不似今人專鼓不歌所謂聲依永也
琴以散聲爲主實音次之琴弦僅七不足十二均之散
聲故正調之外或緩或緊其弦因有四調曰緩宮曰緩
角曰緊羽曰清商清商屬南宮無射應鍾三均其節極
短促其音極纖微長謳曼詠不能逐焉故云

曹植

子建之詩彙括風雅組織屈宋洵爲一代宗匠高踞諸
子之上然其渾雄蒼老有時或不及乃父清瑩悲涼有
時或不及乃兄然不能不推子建爲極者蓋有得於詩
家之正派的宗也○選詩有子建唐詩有子美各際中
集大成之詩人也蓋漢道創於蘇子盛於曹劉唐制始
於沈宋盛於李杜耳世人知尊子美而不知子建由於
只知唐詩畧過選詩一際之故○胡元瑞曰子建雜詩
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絕到弗如送應氏

贈王粲等全法蘇李詞藻風骨有餘而清利婉順不足然東京以還唯斯人得稱具體

責躬詩

此詩步驟全學韋孟其李度較韋差勝然韋詩嚴切雍和深得風雅之致良未易及○魏武帝以子建才類已幾欲易太子所以子建與文帝各豎黨羽而子建之黨猶盛然終於不濟者獨以未得兵權故耳若當時假以兵權如唐之文皇雖有劉景升袁本初父子之對云云亦奚及哉况武帝既沒文帝決無假以兵權之理而乃嘒嘒屢請自試且請之於罹罪之餘非徒無益更深文帝之忌耳子建才既類父豈不知此而漫為撩鬚履尾者蓋其胸中確有成筭以為帝之於已非有親愛之仁如舜之不藏不宿特屈於太后之故耳使已可以殺即不請自試亦殺不能殺已即請自試亦不殺也故此詩句句是服罪却句句不服罪不惟不服罪且更跨進一步求假兵權詞特崛強然却字字本忠愛之道來得渾厚不露是為合作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於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

披攘立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

首自武帝說起自是漢後四言套例實以天顯動其鞠子之哀也。然不述武帝之德而止就謚法頌美其開疆展土之功。見武帝前無所承。獨自崛起。將魏家一代乾坤打得現現成成。文帝既承受其基業。不可不念及其子也。

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於漢君臨

萬邦

篤生句言已與帝同是武帝所生。特文帝應襲大位。故為篤生耳。受禪於漢。其得天下說的極容易。全不費力。乃承武帝之成緒耳。

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

青土奄有海濱方周於魯

率由舊則謂魏之封國。非魏一代之特制。乃承沿歷朝故事。廣命者。凡魏之子姓。不狂惑者。皆得為諸侯。已亦在廣命中。非有特加之恩。方周於魯。是自占地步。然魏當郡縣之後。其封國迥異於周。而於漢制稍似。蓋漢之封國。於周為侈。其國之大小。係之親疎。故捨漢引周。取

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意見已與帝最親而分國小也
車服有輝旗章有序濟濟俊乂我弼我輔

車服二句威儀之盛濟濟二句俊乂之多兩者交寫非
形君恩之厚蓋威儀不過虛文而俊乂輔弼君德乃其
羽翼故交寫兩者照出下文冠我云云僅復其威儀而
股肱弗置云云永剪其羽翼之實耳

伊余小子恃寵驕盈舉掛時綱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規
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於理
元兇是率

傲使犯儀只是小小罪名削黜已過况元兇是率乎

明明天子時惟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
小子改封竟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
誰弼余身玆玆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

違彼執憲句妙是律以元兇而欲暴之朝肆者乃臣下
望風希旨不出文帝意曰改封竟邑應前君茲青土謂
國小曰於河之濱應前奄有海濱謂土窄股肱二句謂
無臣荒淫二句極寫無臣到此地亦無荒淫可作矣玆
玆云云謂不惟無臣併人民亦寡僕夫云者私隸之稱

非天子之命臣也。煢煢二句，分明是逆旅中一無所歸之窮人也。斯殃不用在元兇是率之下，而改封云云，亦是殃也。乃懼者，嗟已之不辰，若謂已只有犯儀傲使二罪，原無荒淫之罪耳。

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位冕要我朱，鞞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授土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

前改封曰邑明是王降而侯，却未明點。此用王爵是加句，照出冠我云云。其寫文帝加恩句句與上相應。寫已之承恩極，其怵惕光光二句，無敢再傲天使仰齒二句，無敢再犯朝儀亦與上驕盈相反。

咨予小子凶頑，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臨，改加是以沒齒。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

願蒙以下，請自効而先以是。以沒齒，爵位已極，無復他望。釋文帝之疑，逝慚陵墓，又迴應首段。武皇受命云云，見武帝已歿，愈當念也。○國有詩有史，史以治名實，詩

以治性情。故史不可滅。詩亦不可滅也。史雖以治名實為本。如春秋假魯尊周。固是良史。即如陳壽之三國志。直書伐蜀。甚至指蜀為寇。名實顛置。後世率不能廢焉。至於詩則不然。如子建此詩。明為伐蜀伐吳。於伐吳直曰奮戈吳越。於伐蜀止曰甘赴江湘。蓋泛指吳蜀中間之餘氛。然至晉左太冲詩。長嘯激清風。志欲無東吳。亦是明去伐吳。而左盼澄江湘。亦采用子建此語。可見詩雖專治性情。而兼治名實。詩之為道。較史更為精微也。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極寫遲奉聖顏之悲。言已只是有此一段自効意思。云云。不比尋常朝見也。

應詔詩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茫茫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佻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翼。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坂

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駘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
匪敢宴寧弭節長鶩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
輟運鑿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塘嘉詔未賜朝覲莫從
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

題曰應詔乃應赴朝之詔非應詔作詩也通篇只是寫
其聞詔喜極急急行路冀得一覲天顏之意星陳云云
聞詔即發不敢片刻停畱鸞臺即所居蘭渚乃其封內
芒芒云云寫其封內之美一見可戀而不敢戀一見封
國之內四境皆治所謂土闢野聚已無曠職也此叙其
境內行路之速發言朝宿言夕不過一日之路已出其
境言其分封本小國耳僕夫云云至載寢句乃出境一
路行來只是寫速兼帶苦意將朝云云是到京之前一
日也言此一日將到京心中有無限樂喜無限計算以
為明日即得見吾君矣故加倍寫其行之速而不意乃
處之西坊不容見朝也

朔風

孫鑛曰凡四言詩寫情事太切便類箴銘此篇比興多
駕空凌虛全以意趣勝故是詩家本色○張平子四愁

詩從招魂來省二此詩起處從四愁來又省二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
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四氣代謝縣景運周別如俯仰
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俯降
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于仞易涉天阻可越
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花將茂秋霜
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絃歌蕩思
誰與銷憂臨川暮思何爲泛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隣誰忘
泛舟愧無榜人

首四句一南一北寫心之恍惚不定四氣四句一昔一
今寫時之荏苒易遊俯降八句一上一下寫同袍之別
一寒一暑寫同袍之別之久子好八句曰子好曰豈忘
則是臣未嘗忘君君未嘗忘臣繁華將茂秋蘭悴之歸
罪於宵小之讒間君子四句又歸罪於已言君之不眷
非君之故亦非小人讒間之我之誠有未至耳秋蘭二
句愈勵其誠也○思是因風是緣代馬越鳥是想想之
所結在北遂成一代馬倏忽北馳之象想之所結在南
遂成一越鳥翻飛南翔之像願騁願隨總是妄想虛而

非實。

雜詩六首

雜詩六首似皆原本於離騷。吾不知其有意摹之歟。抑無心偶合歟。第一章高臺多悲風。卽思美人。二章轉蓬。卽悲迴風。三章四章西北之織婦。南國之佳人。卽經所爲蹇修。乃離騷之正托。五章僕夫蚤嚴駕。卽遠逝。末章詠烈士。卽九歌之國殤。○此詩舊註以爲皆請自試之意。然實非請自試詩也。故詩中不啻指一事。亦不必作於一時。稱物引類。比興之義爲多。故題名曰雜詩。所以

詩中全無一字是實賦。與責躬應詔等詩迥然大異。然則原註奚以爲請自試之詩也。蓋書曰。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詩者言之所之也。故志之所至。言亦至焉。凡人心中有事。卽夢中藝語。亦不離此。而况其所慘淡。經榮者乎。是請自試。卽以蔽子建。一生之詩文可也。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首章清麗悲淡。令人讀之眩然心邈。○此卽騷之思美。

人也。首二句喻君門之遠。之子卽美人。高臺望美人之處也。此處只有悲風，不見朝日。蓋朝日只照北林，不照此高臺也。孤雁六句，全從原詞因歸鳥而致辭。兮、羗、迅、高、日、而、難、託、之、詞、意、脫、化、而、出、以、喻、下、情、之、難、達、也。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颺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首六句轉蓬喻已，雖有封國，不得有如史所云遙採嘉名、實無寸土是也。且朝封夕改，真如蓬之搖搖靡定耳。捐軀句，卽後甘心云云，乃請自試之意。去去二句，乃不得所請而致嘆於老至也。○楚詞九章有悲迴風一篇，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想天地之間，以泄其憤懣。此詩亦暗用此意。但原辭曰搖蕙，此變化而轉蓬耳。蕙有根本，故曰搖搖之必致隕性。蓬無根本，故曰轉轉之更爲逆性。逆性甚於隕性，何也？人在苦極，一死便休，逆性則有求死不得者矣。通章只以轉蓬一意爲主。類此云云，是以從戎比轉蓬，非以轉蓬比從戎。蓋詩人本意正是傷賢才不見用於世，原不曾爲從戎而發。其云遊

客而必取從戎者。凡遊客雖苦。猶可自由。從戎自伍什伯長而上之。元戎管轄最多。束縛不得自由。去去乃詩人感此轉蓬而悟。急急求去。此束縛沉吟不去。恐冉冉老至而去已晚矣。○古人用心至細。故其下筆描寫一物無不曲盡者。如此詩首六句觀之。凡物莫不有其本所離之。則悲蓬之本所在其根。一離此處。則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能自主矣。隨者不自主也。隨長風者。風不長吹不遠。風長則隨之彌遠矣。然隨長風。雖有東西之離。未常分於上下也。迴颺舉。則又有上下之離矣。然不言下者。凡親地之物。其本所皆在下。若無迴颺舉之。雖有東西南北之異。然未離乎下。縱非蓬之本所。是仍不失地物之本所也。迴颺與長風不同。上二句是橫言。下二句是豎言也。物之橫行。是謂旁行。物之上行。是謂逆行。旁行雖非本所。然較逆行爲易。但只用橫來之風足矣。故不寫風之力。而但寫蓬之無力。特著一隨字。便已入妙矣。若自下而上。逆行則難。必須有力之風。迴颺者。俗所云旋風也。大凡起重之力。莫大乎輪盤。而藤線尤大。旋風與旋渦。皆作藤線。最有力。故旋渦汨之而愈。

尤大旋風與旋渦。皆作藤線。最有力。故旋渦汨之而愈。

下旋風舉之而愈上也。更見古人作文用字大有力量。又不止一細而已矣。○應德理代雁口中為詞固已奇矣。此詩於風吹轉蓬處加一我字乃是代蓬口中為詞者。連下類此云云。又是蓬心上將人自比。末只用去去二句作詩人從傍斷語結之。更是奇格。○此與文帝西北一篇格調頗相類。彼曰浮雲此曰轉蓬。同用風吹為喻。俱於末二句換韻。此曰捐軀云云壯甚。彼曰客子云云怯矣。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日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遶樹翔。嗷嗷鳴索群。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此作以織婦自比。綺縞言已有可用之才。明晨言終日勤勞太息言已之憂思君不見察而時光之易逝也。飛鳥下見其縈戀之不忘於君。總自試之意。○綺縞繽紛成功多矣。勤尚未已。太息不是怨勞。妾身云云。即騷所云初既與而成言兮。中又變而之他。影曰南流映前西北。○此章勤勤於織。作是德。次章容若桃李。是色。夫女

子靈修惟謹。將以媚我仰望終身之一人也。綺縞云云。勤已極矣。君子乃弃之。至九春而不顧。則應以好德。不如好色也。乃南國之佳人。色非不美也。而至朝北暮南。不惟君子不顧。即旁人亦為袖手不肯一言。色又不足恃也。則將何修而可。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首二句與前首同。朝遊二句言有佳人如此。自宜金屋貯之。何為使之朝北暮南無所止棲乎。然使之至此者。以時俗薄朱顏故耳。時俗既薄朱顏。即極為言之。尚未有濟然亦竟無為一言者。俯仰之間。老已至矣。美才又焉足恃哉。○時俗薄朱顏與王維艷色天下重當參看。然天下既重艷色。又何云時俗薄朱顏乎。蓋謂天下之人皆有心而無目者。有心故重艷色。無目故薄朱顏。即如吳王眼中西施亦只是從重色之心。看出故曰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在衆人也只是見得君王寵之憐之。以為西施不美。吾君何為寵之憐之至此也。併西施自己以為我之色殊於衆乎。何君王之寵我憐我至此。

也。俱是從重色上同聲附和。擡出箇西施來。能于未貴之日。拔其異姿者。誰歟。此昭君所以發憤請行也。佳人曰。南國織婦曰。西北妙有來歷。一些不苟。

僕夫蚤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此即屈子之遠遊也。曰吾將遠行遊。即悲時俗之迫阨。今欲輕舉而遠遊。曰將騁萬里途。即離人群而遯逸。但原文以出世了道作結。此詩以入世建功作結。各極其

妙耳。○此請自試不得因而興浮海之嘆也。命僕夫若真遠遊者。曰早嚴駕。若行期甚迫。前徒已發者。遠遊句是緊問。將騁句是緊答。只因作者於方問未答及偷捨過吳國為我仇句。而後人便認作孫氏不知此吳國者。乃借用楚主謂淳于髡曰。我有仇在吳國之意也。吾將遠遊云云。二十字一連讀。下口氣。方順問曰。遠遊欲何之。答曰。將騁萬里塗。曰吳國為我仇。將騁萬里塗。必由東路。吳國即東路。吳且不能至。而况萬里之塗乎。且東路甚遙。又不止吳國。吳國之北有江介矣。多悲風一阻。

江之北。又有淮泗矣。馳急流一阻。本欲騁足萬里。而乃一步不前。只因無方舟耳。所以只得閒居。然豈予之心哉。然吾志惟在赴國憂耳。赴國憂不得。始為遠遊之計。○杜少陵詩曰。更欲遊何處。飄然去此都。祇是厭此都。薄惡欲避其地耳。形骸原土木。舟楫自江湖。乃是機心久已忘。何處去不得。此詩吳國云云。去既不得。居又非志。只有請自効一條路耳。文帝詩曰。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安能久留滯。此詩曰。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焉足由。俱只是借用吳地。全於孫氏無涉。或云。此為伐吳自効。則彼文帝者。豈因易儲之危。思為遠太子之羞。見故鄉人飄然適異國耶。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多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閒。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山紘。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此即從九歌國殤來。彼已殉難。故曰國殤。此方思報。故曰烈士。首句寫觀之高。二句寫敞不高不敞。不能遠望。望遠至於周千里。必是平原之地。然平原者。即九歌所

云平原忽兮路迢遠。乃國殤之出不入而往不返之處也。烈士感之而心悲。兼至恨于媮日閒之小人也。國讐二句。心不忘仇。拊劍二句。義形於色。前望字是偶然。此望是有意。上思字是平時。下思字是一日。兩思字出於壯士之悲心。夫絃急則發悲聲。心悲則言慷慨。慷慨言。卽上文烈士云云六句。乃飛觀上憑軒之烈士。觀平原有感而發之言。嗚呼。心徒悲矣。領吾慷慨之言。子佳歎。

○凡文詞有不通者。則取其人之他作互證之。蓋一手所出。決無自爲矛盾也。如此詩拊劍二句。最難通。舊註

此詩別京以後。在鄆城思故鄉而作。鄆城在東北腹裏。非用兵之地。以身處東北。故望西南。拊劍卽枕戈之意。及讀責躬詩。有建節東嶽云云。東嶽卽泰山。上文之西南卽江湘吳越也。泰山距鄆城咫尺。西南必由之路。異日倘獲自効。有事西南。必先治兵於此。故曰建旗也。然在責躬詩曰建旗。此止曰思。赴者何也。將有事於西南。則必赴請於朝。而泰山又赴朝之路。然今日身羈鄆城。無論不得赴朝。卽咫尺泰山。亦是難赴。此卽班超所云。但願生入玉門關之意。

三良詩

與王仲宣所咏人同事同然却題不同仲宣是咏史詩故兼責秦穆子建是咏三良詩故專表三良專表三良而不及穆公政所以深責穆公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古人有擬古詩未有擬三百篇者子建此詩何為而作也蓋三良之詩見於詩而三良之事載於史此乃感秦史而咏三良非依秦風而咏黃鳥也史曰穆公之不為盟主宜哉死而棄民殺其良以從此非篤論也蓋賢人者國家急需苟知其賢當身而急急用之猶恐其遲而乃思貽之身後子孫如齊神武之與慕容超宗宋太宗之與張齊賢者豈不過哉故此專責乎穆公之生不用三良也蓋人生在世止有功名忠義二塗丈夫生而懸弧有志四方孰不欲建功名於旂帛至功名不可為然後不得已而專言忠義固其時之不幸焉耳故忠義成

於一朝止在人之自盡而功名豎於平日必人君相與有爲穆公非無事之君也余由百里雖羈旅之士會盟征伐無役不與而三良之從無聞其所謂榮樂不過宴飲賞賜之間無用之小禮是生則不與共功名而死則要以同患難也三良至此亦將曰功名不可爲矣從君地下盡吾忠義亦心之所安耳故黃鳥之詩昔人旣已有作而三良之詩子建復爲重題亦曰抑其良而弗用生則棄民穆公不爲盟主也宜哉

情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子嘆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凡情詩皆借閨房兒女子之私以寫臣不得於君之思子建此詩舊註爲忠君憂國之情甚至以爲不忘漢室何其迂也大抵子建平生只爲不得於文帝常有憂生之嗟因借遙役思歸之情以喻其憂讒畏譏進退維谷之意陽景喻武帝微陰喻文帝謂之微者履霜之懼也清風卽涼風喻群小見凌之漸也游魚本欲游也乃不

敢遊而潛綠水。翔鳥本欲集也。乃不敢集而薄天飛。卽殷仲文所云淵無恬鱗。林無靜柯之意。遙役言其遠。不得歸言其久而以眇眇二字著於魚潛云云之下。危之也。嚴霜結白露晞。乃重陰沍寒之時。已之往來皆適當其時。所謂堅冰至也。要知始出今來。不是喜其得歸。亦不是紀其歲月之久。只用出字來字。引起下文。言始之出也。將以游也。游嘆黍離。則無國可依。今之來也將以居也。居歌式微。則無家可歸。此詩此情。真可悲傷。然傷悲亦止在心內。自轉對賓客。強作慷慨之態。在賓止見我之慷慨。以我爲云云。豈能知我中心之悽愴哉。

公讌詩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首二句。通過晝宴。從夜游寫起。其寫法甚類文帝芙蓉池作。先明月二句。是仰寫。次秋蘭四句。俯寫。末神飈二句。平寫。但其佳處。止是練得幾箇响字。其實較之芙蓉。

送詩久言
池風調遠不及也

贈徐幹

諸子在當時皆以文人畜之如齊稷下士不治事而議論諸子無有罹孔楊之禍者在此其不効功名於當世者亦在此所以雖被寵接而反鬱鬱不得志正與子建不獲自試之意相同故其贈諸子之詩皆極致其憐惜云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櫺軒顧念蓬宇下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與文自成篇寶棄恚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寶棄四句妙甚蓋荆山之寶見重於世者以和氏力爭之故使和氏爭之不力則寶棄矣豈非和氏之愆乎可見汲引之力在乎知己矣乃彈冠以俟知己豈知知己皆同棄寶無復一人見用於時者又歸罪於何人乎此

雖贈徐一人之詩，而諸子無一人見用於時之意，已見此矣。○白日喻已也，驚風飄日，忽歸西山，喻時難再也。月未圓，喻已未得志，衆星喻群小也。夜行遊，承光未滿，文昌二句，喻下情不得通也。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居高也。風喻號令，激檣軒，從下起而犯上也。良田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

贈丁儀

史稱魏武以植為類已，幾欲易儲，觀其短歌一篇，其一片體恤天下幽寒之士之意，可謂深至矣。不獨天下之策力在其牢籠之中，即諸子之文學，亦得與焉。不與諸子雖往來贈答，意不甚恤，而植與諸子，則篤故，其與諸子酬和之詩，皆恤其隱，頗有魏武憐才意。此詩尤其著明者也。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廷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初秋二句，謂文帝初用事也。霜依玉除，風飄飛閣，謂其

選言定詩
憑高而作威也。朝雲句，謂別有小人與事。農夫句，謂諸子不與也。在貴句，謂文帝身貴忘平日之交也。誰能博恩不及諸子也。焉念無衣客，謂恩不及丁儀也。延陵喻丁儀，亦自喻。乃讓國之高賢，寶劍非所惜，謂我非惜寶劍相贈，時未可也。子其云云，需之異日者，情見乎詞矣。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

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

舊註謂粲在荊州，子建以此詩寄之。今復細玩，乃粲已至鄴下。當時魏武欲易儲，故子建有羅致群彥以爲羽翼之意。若是在荆寄贈，定作山川阻修之語。乃云孤鴛在池，則近求非遠求矣。重潤二句，卽前詩子其云云之意。欲歸四句，自訴其憂危也。

贈丁儀王粲

當時諸子皆傾心於子建，而丁與王尤暱。故前有分贈，茲又合贈也。諸子中惟公幹最鯁直，其於文帝猶爲北

面自珍之語其於子建可知矣惜未見其贈答之詩耳
 ○諸子在魏猶孟子在齊不治事而議論魏武看諸子
 俱是書生無濟然不收之則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學
 子建既類其父豈不解此或者亦唐太宗瀛州學士之
 意而其於他豪士亦必有所結納但彼非文人故不得
 其贈答之詞至禁錮不許外交此文帝正位後事非魏
 武在口也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峰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
 帝王居住佳麗殊百城負關山浮雲承露概泰清皇佐揚美
 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
 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

可經

此亦寄贈之詩首言別後紀所歷山河宮闕之盛次四
 句頌魏武之功末二句傷其不見用而勗之以自勉也
 ○伐國大事也既不處幃幄又不在戎行是不見用也
 夫不見用則必怨矣但此係魏武行軍子建只得為回
 護故但曰怨在朝若其素志不願仕宦者然歡自營即
 怨在朝自營則歡在朝則怨可知

贈丁翼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吾於二三子幽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義休待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子建與諸子皆傷其不遇而敬禮年最少故止有勗勉之詞其曰滔蕩固大節晉室放誕之風已靡於此矣

送應氏詩二首

步登北邙阪遙望雒陽山雒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生居氣結不能言

應詩有往春客北土之句此詩云我友之朔方當是二應自朔方避難至鄴及朔方稍定有故暫歸子建送之作詩乃從雒陽起興既非送別之地亦非朔方所繇之路蓋借雒陽以况朔方也李太白曰雒陽係天下之盛衰雒陽如此朔方可知通篇當以遊子爲主登北邙而

望者卽此遊子也。當遊子始出，雖是避難，亦爲擇主而
就功名。至於歸而牆垣云云，功名不就，可知夫丈夫處
世志在功名，居固非所懷，然亦何至功名不建而并失
其平生之居乎？但見二句，因形不歸之久，亦見老成彫
卸，少年用事卽歸來也。做不得甚事業耳。此子建念應
之深也。德璉寓意，朔方孤雁，文帝弗省，子建託詞，雒陽
遊子，若代文帝答之也者，其脉脉心照處，全在雁本無
知，反心哀而解語。遊子有情，却氣結而無言，其所處之
地異也。兼把自已不得自効之意，一并寫出，若依舊註
例子，建不忘漢室，此當是黍離之悲，其說甚迂，然亦有
意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氏之權謀也。若曰雒陽漢都，荒
殘至此，正當大家努力中原，何遽動懷土之思耶？此老
瞞平日牢籠人事之故智，其謂子建才類已者，或以此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
展嬾妮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
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媿中腸，山川阻且遠，別
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今日作餞送之詩，必重叙其人，詳叙其事，以爲不如是

則不切古人却不然觀子建此詩首章只代念他家鄉荒殘之苦以見其當歸省為不可留此章只就臨別一刻杯酒依依不忍分袂光景以見平日之傾倒而其人足重可知矣古人別詩大約如此

贈白馬王彪七首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維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

闕引領情內傷

伊維云云道路阻長乃天生成的苦不甚大苦且晨發夕過去京未遠尚與任城階行故情不注任城而注城闕也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達絕無軌改轍登高崗修坂造雲日我馬佷以黃

霖雨二句是倘然之苦中達改轍者先是二王初出都未有異宿之命出都後群臣希旨云云中塗命下而灌均等始不許二人同路却不明言若歸之霖雨泥濘谷中之難行而然

佷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

相與階中更不克俱鳴梟鳴衡輓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
黑讒巧令親踈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蹰

至此又點明分路之繇者當是灌均等之不許同路實
出文帝意旨曰鴟梟云云總歸咎於灌均等若不出於
文帝之意者然

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
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
群啣艸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前三首叙事此寫所見之景以寓意○秋風四句寫得
蒼涼孤獸二句即食不下咽意鍊語特精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
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衰人生處一
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
嗒合心悲

題是贈白馬非弔任城也插入一段於彼兄弟有生死
之感益於此兄弟有離合之悲而他兄弟之不容愈見
矣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

選言定詩
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憐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
瘵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此節寫情丈夫云云總是無可奈何強作自慰之語倉卒二字寫得悲甚怨甚

苦卒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
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
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

變故不測說陰陽之患乃是說人事之患王其云云正見黃髮之難保也收淚二字有永訣意寫得十分凄慘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雒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鬪雞
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
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
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
十千膾鯨胎鰕炮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
連翩擊鞠壤巧捷唯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
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凡人作名都詩必搜求名都一切物事雜錯以炫博而

子建只單單推出一少年作箇標子。以例其餘。下寫行樂處。如環無端。却有獨繭抽絲之妙。於名都中。只出得一少年。於少年中。只出得兩件事。一日馳騁。一日飲宴。却說得中間一事。不了。又一事。一日不了。又一日。只是。一片牢騷。抑鬱。借以消遣。歲月如獅在籠中。一片雄心。無有洩處。只是弄毬度日。其自効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塗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曜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屋。中夜起長歎。

乍見美人何處看起。因其采桑。卽從手上看起。次乃仰觀頭上。次看中間。又從頭中間看過。然後看脚下。已備見其容貌矣。却再細看其丰韻光澤。妙有次第。行塗二

句正借衆人之贊慕以形上文之美，即伏下嗷嗷用以起高義，借問下盛稱其閼閼，媒氏下盛稱其節操，言容貌如此，閼閼如此，節操如此，爲君子者，急宜趁此芳年，寤寐求而琴瑟樂者，而乃使之長嘆於空房乎？末只二語，把前多少好處，都說得棄擲無用，煞是可惜，此亦是請自試之意。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敵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此篇當與名都篇參看，彼一少年專事遊戲，此一少年只是賣弄他一身本事。首二句云：不飾人而飾馬，便與京雒之被服美鮮不同，以馬者人之所以托死生者也。借問二句，點出此少年爲幽并遊俠，不比京雒少年揚聲沙漠上着去鄉邑三字，便伏下不顧中私意。秉良弓

以下誇其射之善、仰手四句、誇其騎之精、上着昔宿二字、從上文少小二字來、言今日捐軀赴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素所蓄積者然也。

筵篋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雒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王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酌、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舊註以此詩為子建之國後作、然不必泥、前段置酒至何求句、總寫其謙恭下士之情、箏曰慷慨、瑟曰和氣、極得聲音之理、然非以兩者形出筵篋之聲、宜與首句烹羊宰牛一例、看不過奉客之盛、主稱千金壽、實惠也、賓奉萬年酌者、虛名也、然主人敬賓如此、其隆豈欲僅博彼一聲萬年之虛奉哉、為久要無為薄終、無非以義相期、欲與之同患難、共功名耳、不然、彼謙謙君子、如信陵君之所為者、彼且何所求於侯生哉、乃功名不建、百年

忽道勿論冷落山丘。泯泯與草木同腐。卽迴想生居華屋。有志莫伸。無意圈牢之豢物。誠可憂已。雖然人生一飲一啄。莫非分定。而况功名之際。其遂與不遂。有命存焉。旣知有命。何憂之有。

奉萬年酒。昔盡名。羊宰牛一厨。香不盡。奉客之。盃之。醉于金。香實惠。出貴。昏。聲。音。之。甄。然。非。以。兩。昔。沃。出。然。對。之。推。宜。與。前。同。烹。何。宋。回。縣。寫。其。蕭。恭。不。士。之。計。華。日。謝。謝。日。時。兼。其。善。其。以。此。若。爲。千。載。之。國。外。非。然。不。必。其。前。與。並。同。下。大。只。請。不。取。映。命。對。同。受。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六

睢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王粲

仲宣詩清而麗。在建安中。子建而下。應宜首推。三良七哀。極慘戚之致。不減兩京人手筆。而最合詩人規諷之旨者。尤在從軍五首。其四言亦不失韋家式樣。圖書相付。淡服蔡中郎之具眼。○仲宣在諸子。特稱有用之才。故爲康樂所傾慕。非以其形體之支離相似也。

贈蔡子篤

選詩定論

卷之六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我友云徂言吳舊邦舫舟翩翩以泝
大江蔚矣荒塗時行靡通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悠悠世路
亂離多阻濟岱江衡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雨人生
實難願其弗與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烈烈冬日蕭蕭淒風
潛鱗在淵歸鴈載軒苟非鴻鵠孰能飛翻雖則進慕予思
罔宣瞻望東路悽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
不遷於時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贈行言授斯詩中心
孔悼涕淚漣漣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王與蔡同避難荊州至是蔡還濟陽故贈此詩首二句

興我友八句叙別悠悠一段別路尚在亂離故爲之瞻
望而延佇烈烈一段別時正值寒冬故瞻望而悽愴率
彼云云申別後之盟期其久要不忘末六句結完贈詩
○通篇詞古雅無甚新意只風流雲散一別如雨二語
鍊得精峭

贈文叔良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君子于征爰聘西鄰臨此洪渚伊思
梁岷爾行孔邈如何勿勤

君子敬始慎爾所王謀言必賢錯說申輔延陵有作喬盼

是與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既慎爾主亦廸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視明聽聰靡事
不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衆不可蓋無尚我言梧宮致辨齊楚構患成功有要在衆
思歡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漢有卷允來厥休二邦若否職汝
之由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於他仇人誰不勤
無厚我憂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首叙其奉使之事次勗之以慎王次知幾次謹言終卬

以關係之重既有章法換語精引事切真可傳之業梁
岷謂益州乃所之國也此言慎主與孟子所云觀遠臣
異彼所主係一人之品此所主係兩國之事所主非人
必有從中構隙者故此段以慎主爲先○晉董褐在黃
池之會可謂自探情以華者真知幾之士也若徒負虛
名鮮不爲趙括之敗故爲士者不得驚名用人者亦不
得徇名也○從來任使者必選能言此却以言爲戒其
戒言處曰衆不可蓋又云人之多忌掩之實難較白圭
之詩更爲嚴切著明仲宣可謂盡言矣曰允來厥休又

曰職汝之由緊緊縛住教他不得不聽又曰敢詠在舟謂此行安危所係我與子有同舟之義故不得不盡言不然戒人盡言而已先犯盡言之戒豈重其聽哉鮮克弗畱見益州往往拘畱荊州使者乃贈詩之緣起也

贈士孫文始

天降喪亂靡國不裔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盪失越用遁違遷于荆楚在漳之滄

自彼京師同里生長在漳之滄避難又在一地楚亦有漳水莫誤鄴下

在漳之滄亦克晏處和通篋墳比德車輔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庶茲永日無訾厥緒

仲宣與文始同里締交久矣其相與之情乃不叙之于前叙于遷荆之後者凡人交情在平日雖厚不覺到離亂時又播在他鄉更覺親暱于克晏處上用亦字足徵其平日相與之情○德比曰朋情和曰友古人結交原不泛然曰既度禮義卒獲笑語情誼並篤乃萬古交友之極論

雖曰無訾時不我已同心離事乃有逝止橫此大江淹彼

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哲
不思矧伊嫵婉胡不悽而晨風夕逝託與之期

靡哲不思思其人之德矧伊嫵婉思其人之情以應上
文

瞻仰王室慨其永嘆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俾爾
歸藩

文始之才出之于外爲王室嘆政爲文始嘆嘆得有身
分歸藩上着四國方阻固是念異道路之艱亦承上四
句言出之于外不是嫌他才短政因四國多阻故借他
作式與北門鎖鑰非萊公不可同意

爾之歸藩作式下國無日蠻裔不虔汝德慎爾所主率由
嘉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

出之于外且是蠻裔未免有抑鬱之意或因因而自放故
以虔德勗之政所謂禮義相度也

悠悠淡澧鬱彼唐林雖則同城邈其迥深白駒遠志古人
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上爾之一段以勉語寓慰語此悠悠一段以慰語帶勉

語澹澹唐林卽前南汜在文始封內白駒固引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以勗文始而實暗畜宣王不能畱賢之義
以映前瞻仰一段

公讌詩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
君子堂並坐蔭華棖嘉餼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徽
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
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
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遐
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子建公幹公讌詩俱作夜晏此獨從初讌起仲宣應是
首唱首四句紀時高會八句入事常問四語感恩古人
四句頌德克符二句微諷與劉詩北面寵珍同意此亦
侍文帝讌舊註爲武帝誤矣

從軍詩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
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
丘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

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
無違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
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
效沮溺相隨把鋤犁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從來以仲宣此詩爲頌美余季潯陽庚子秋奉闡檄將
赴粵會泊舟昭江之滸天薄暮風雨蕭蕭然不能寐篝
燈讀之數過因知古人意至微心至苦後人無讀書論
世之識又不肯耐心將古人之詩草草一讀輕肆議論
真寃殺古人也按當時武帝將有事于吳故先西魯從

軍四句似美征西之不久勞師然已暗刺征東之勞師
也相公六句似美之已有黷武意且暗伏三舉之失陳
賞云云明是貪獲非王者秋毫無犯之師拓地云云見
幸博一捷便已志盈氣驕晝日四句見中日營營只是
外攬權內營私非古大臣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義然
此猶屬美詞以張魯雖小患在肘腋故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祥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
蓋長川陳卒被隰垆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
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日月不安處人

誰獲恆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
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
夙夜自併性思逝若抽縈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武帝既勝張魯乃大興伐吳此章說士卒出門戀家之
苦至末弃余云云見不顧離家背井之苦而奮勇先登
是軍師之用命也軍師用命而猶然敗績是主人之失
算也其云速平固是慰軍師其引周公固是美相臣然
却有深意蓋曰才如周公而征東猶煩三年況今才未
必過周公而敵大于周公之敵乎曰暫往必速平有輕
敵之意必者不必也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裔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
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
懷悽愴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寒霑我衣迴身赴牀寢此
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卽戎有授命茲理不
可違

此篇征夫在外望鄉之苦連上出門戀家之苦其苦如
此何忍驅之鋒鏑之下哉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連筋

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
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微
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
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此篇朝發云云極陳軍容之盛便有符堅投鞭斷流自
驕之意運籌一由聖君見剛復自用不聽人言其云恨
無所陳乃是謙詞觀許歷云云當時仲宣定有所陳武
帝不能用之耳合首篇自叙觀之見我本有憚犧之情
不樂仕宦特感苗黍之德而來一吐胸中之奇耳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
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
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游客子多愁傷淚
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鷄鳴達四境黍稷盈
原疇館宅充鄗里士女滿莊墟自非賢聖國誰能享斯休
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前征張魯還稱軍獲之盛此獨寫大兵之後千里蕭條
煙火斷絕分明畫出一群敗兵抱頭鼠竄周周章章光
景以形譙國之美然兵發自鄴城勝當歸鄴敗亦當歸

鄴。譙。雖。發。迹。之。處。今。則。魏。之。邊。境。邊。境。如。此。之。美。而。鄴。為。建。都。之。地。美。更。何。如。此。總。形。魏。國。之。美。也。其。形。魏。國。之。美。何。也。蓋。曰。魏。國。之。美。如。此。照。他。鄉。之。苦。如。彼。軍。士。歸。家。之。樂。如。此。再。照。前。離。家。出。門。之。苦。如。彼。為。人。上。者。何。不。固。本。自。治。令。吾。民。安。家。樂。業。而。黷。武。不。休。何。為。耶。朝。入。云。云。絕。摹。寫。敗。兵。逃。歸。急。急。如。恐。追。兵。奄。至。望。譙。而。止。猶。放。生。魚。于。池。始。則。圍。圍。既。則。洋。洋。非。摹。入。譙。之。樂。正。形。未。入。譙。之。苦。耳。雖。客。願。留。者。照。前。軍。發。鄴。城。則。軍。士。之。家。皆。在。鄴。城。今。以。敗。北。之。故。暫。駐。譙。國。故。曰。客。也。不。過。暫。留。收。集。後。未。散。兵。耳。合。五。詩。觀。之。首。篇。見。小。一。功。之。不。足。驕。後。四。篇。大。兵。不。可。輕。動。此。仲。宣。諷。魏。武。之。微。意。而。為。萬。世。戒。也。

詠史詩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主。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舊註空爾爲謂殺之而不留以輔生者如此是襲用史
臣之剩義非詩之意也不知此三字卽諺所云兩頭閃
也蓋人主幸畜賢才亦思得其力耳自三良結髮之日
到穆公臨歿之日其時不爲不久矣自當做出多少事
業來乃今日也是受恩明日也是受恩恩可謂不訾矣
然却不會教他建得一些功是穆公生前全沒得他半
星子力乃至臨歿又要之以死意謂三良受吾恩深當
事我于地下耳然殉死之事從古所無未見其果事我
于地下徒貽達人之嗤笑則死後又不曾得他半星子
力故曰空爾爲爲穆公惜也然三良之死雖是憑勢強
要亦是三良心肯當日三良遇穆公雖無功名之分然
固已受其不訾之恩矣則今日之死可當做報恩故雖
妻子云云他人未免移志而志終不移者心用于報恩
耳嗚呼丈夫生世亦欲得時行志勸勳旣常乃僅僅以
報恩終又爲三良惜也爲此詩蓋亦見魏武猜忌賢良
恩未受而誅已加使如秦穆之待三良恩深於前死要
於後不猶愈夫徒誅已耶

七哀詩二首

舊註云大哀哀漢亂也余謂固是哀漢實自哀也凡古
人作詩詩中景事雖多只主一意此首章全注復棄中
國去一句二章全注羈旅無終極一句總哀已之不辰
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
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
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
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
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首章言西京之亂乃棄中國而去之由親戚二句不是
寫親友之厚乃寫親友之難舍出門以下正云亂無象
兵亂之後其可哀之事寫不勝寫但用無所見三字括
之則城郭人民之蕭條却已寫盡復于中單舉婦人棄
子而言之者蓋人當亂離之際一切皆輕最難割者骨
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寫其重者他可知矣此所以決
于去國而不返也南登字緊根驅馬來回首望長安固
是不忍遽去之意然有感焉霸陵者漢文之所葬也長
安者漢文之故都也使在長安者猶漢文也豈有白骨

蔽野母子不相顧之事而已亦何至舍棄中國而去哉
 故取下泉傷天下之無王蓋有今日之亂罪累上之意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
 有餘暎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彼激清
 響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獨夜不能寐攝
 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
 難任

非我鄉三字正應上去中國山岡以下摹羈旅之苦我
 鄉流離之慘雖去于目無時去于心也所以可哀而
 久亂却曰方荆州纔至即曰久憂思下壯字借人生少
 壯老意在方久之間夾出最有味

雜詩

日暮遊西園莫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
 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袵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
 去佇立望爾形風颺揚塵起白日忽已冥迴身入空房託
 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此詩與子建贈詩不惟格調相同且字句相類如後人
 擬詩然想亦答子建之詩今依史漢同異之例對列于

左以便參觀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
 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上特棲鳥懷春向我鳴塞衽欲執之路險不得征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畱
 徘徊不得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
 回身入空房托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子建借水鳥為比故先樹後池仲宣借樹鳥為比故先
 池後樹惟末四句是各人說話一贈一答本文自明

劉楨

公幹詩質直如其人譬之喬松挺然獨立公幹不做古
 人後人亦不能做公幹其體蓋以骨勝

公謙詩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佞夜相與復翱翔輦車
 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
 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
 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
 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通章只言遊從之盛景物之美會無一頌德語又賢于
 仲宣克配周公遠矣此應付詩中之有品者○此夜遊

之詩也。夜遊者，日游之餘。若不言白日，則嫌于俾夜作。晝而叙之，則贅。故首句用「永日行遊戲，截住其園中景物」。夜時不便突寫，又用「月出照園中」一句點醒。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舊註以為文帝視疾去後奉贈之詩，細玩之，乃答贈之詩也。先是公幹於夏月出居漳濱養疾，冬十月文帝將有西行，遂來視疾，兼以別之也。臨別文帝期以明春即還相見，迄秋未歸，文帝有詩贈，故公幹賦此詩以答之。而追叙其本末，詩語自明白。○魏氏於諸子不過如富

貴人家，養幾箇作詩相公陪伴自己子弟讀書或戲遊，或飲酒間亦教他代作些書札，其實非憐其才而大用之也。在諸子當漢室大亂之後，四海無家，只得事急相隨，留滯于此，其實心上多有不快活處，所以各人叙感恩處，只在飲晏間說去，而他無所及。如此詩凡四章，第一章述宴飲之好，並不他及。二章病漳濱，弗預其事，病中清談相慰，居不與謀也。三章四章軍中賦詩，莫追出不從行也。徐元直以毋故從魏，終身不為畫一策，公幹之詩正是此意。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衆賓會廣坐明燈熺炎光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大康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

首章追述其始遇以見恩遇之隆

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徂冬彌曠十餘旬常恐遊岱宗不復見古人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盼叙憂勤便復爲別辭遊車歸西鄰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追問何時會要我以

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北面自珍此言對武帝說得對文帝說不得可見公幹

忠心勁骨謝康樂謂爲卓犖偏人所得經奇殆謂此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終夜不遑寐叙意于濡翰明燈矐閨中清風淒以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前旣要以陽春此又云秋日多悲見兵事難期文帝尚在行間未還

涼風吹沙礫霜氛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賦詩
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
鹵僂俛安能追

緊承上章懷所歡來首二句是遙寫子桓出征軍中之
秋景次二句遙寫軍中之夜景末六句遙寫軍中極夜
賦詩至于連篇累章之多而已不能追見所懷之深也

贈徐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
沉心曲長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

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
鳥何翻翻垂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日光皦皦高
人懸兼燭八絃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武帝末年欲易太子故文帝與子建各樹黨翼而子建
之黨尤盛唯偉長澹泊公幹慙直不與然偉長以澹泊
故無感公幹慙直招忌故獨抱深感然此深感除偉長
外再無一人可告訴者故思之不已而望望之不已而
感要知不是思人望人只是自己心中有事故見細柳
云云感之而動也至仰觀日光所感尤深要知只是慊

選詩定論
嫌不平無覬覦之意若有覬覦焉得為卓犖偏人

贈從弟三首

諸子以世亂依魏苟全性命而已非其本志也細玩公幹贈從弟詩其人似不肯仕魏者其品行高潔大有過人者公幹不勝致羨焉蓋亦以自傷也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蘩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首章蘋蘩喻其品之潔汎汎二句泝其生處蓋謂從劉氏清白傳家之淵深來也日可羞可薦言非有德無才者末二句言其以遠成美形已之以近見輕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

次章松柏喻其守之正出于性之自然而非強勉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志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末章鳳凰喻其志之高却又非沮溺一流一味獨善其身者只是時無可出決不苟出耳

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晏不知晏沈迷
簿領書回回自迷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方塘含白
水中有鳧與雁安得蕭蕭羽從爾游波瀾

無他深意只是不耐簿書之煩

應瑒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
寒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
雪毛羽日摧頽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
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
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旣以暢乃肯顧細微
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爲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九百
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前半代鴈爲言舊註以爲出于賈誼鵬賦鵬不能言請
對以臆不知其實本于周公鷓鴣之詩蓋詩備于三百
篇後人萬不能出其範圍也此詩不惟代雁爲詞却妙
在又寫出許多姿態也首二句將欲代鴈爲詞未開口
之先先寫其音響之哀此哀字直貫到底卽下良遇難

獲伸眉無階者此哀豈區區飲酒贈詩之小惠所能慰止已哉問子句借問發端他却不要答戢翼徘徊有擇盡寒蘆之意塞門喻朔方衡陽喻魏國北土南淮乃由塞門至衡陽之路也言所行之遠往春今冬喻所行之久遠行云云萬死一生言其苦極簡珠喻勵身勵行垂死不移者將因此風雲之會建功名于竹帛圖箇楊眉吐氣日子其願抑何奢也不值良辰伸眉無階今值其時矣方且不勝慶幸而公子云云不過陪着飲他幾杯剩酒和他幾首歪詩大失千里而來之望豈不可哀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七

睢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嵇康

漢道雖兼五言四言然當日者率以五言為主其於四言兼之而已叔夜之詩入選者四俱是四言詩在叔夜則專能也然却自成一家由其胸次高自然流出初不肯步趨三百篇者况韋孟之徒乎故晉宋以還無復嗣其響者盛唐李太白數首髣髴相近蓋其胸次稍似故耳

贈秀才入軍五首

五詩俱寫別後之思。卽首章亦是遙想其入軍後行樂之詩。題曰贈。似寄贈。非送贈也。

良馬旣閒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

首四句服馬之盛。次四句姿態之美。後八句軍中遊田之樂。分明畫出一幅秀才從軍圖。似從齊風猗嗟名。今來。然彼是目覩而賦。此神想而賦也。○首八句全似從

良馬句。生出意來。麗服三句。馬上之人也。風電二句。馬得人也。故有躡景追飛之致。凌厲二句。人得馬也。故有顧盼生姿之美。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疇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輕車四句。語意似從上章載我輕車來。宜屬秀才。邊然于下文決通不去。細玩之。方悟從下章駕言出遊來。屬叔夜邊憂字。與上章樂字。明照咬咬黃鳥。與上章攜我。

好。仇。偷。照。蓋。謂。秀。才。入。軍。後。須。另。搭。上。一。班。朋。友。行。樂。我。在。此。所。對。者。惟。咬。咬。之。黃。鳥。而。已。那。得。不。思。那。得。不。憂。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楊。暉魚龍澗潯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首六句比也。言魚群游于洪流。鳥群飛于綠樹。而人固離群。那得不悲。駕言出遊。非始出。乃遊至日夕。追叙其久。此句正暗補前章之缺意。方使輕車迅邁句。來得不突。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此章句句與首章相映。言秀才有軍中之樂。我亦有林下之樂。軍中之樂。秀才不得與我同。林下之樂。我不得與秀才同也。于秀才曰顧盼生姿。于自己曰俯仰自得。足見身分。首章兼言弋釣。此章詳言釣。略言弋。蓋秀才是入軍的。故曰仰落驚鴻。從上左攬二句。叔夜是不

在軍中故曰目送歸鴻從下手揮五絃驚字歸字下得尤細最宜玩味

閒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寒旨酒盈罇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

此上懷思俱從出遊說起此當遊歸而思不置也其寫夜景處亦自清雅○五首中琴凡三見想叔夜精于琴據實而賦耳

雜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於高隅典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脚蹶肅肅宵征造我友盧光燈吐暉華慢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歌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佞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首四句遞遜相承夫月曷為而皎皎以雲氣之四除也雲氣何由而除以微風之扇也月麗高隅可代秉燭夜遊也典命云云攜友訪友也光燈云云行樂于友盧之詞妙有次第淺深末二語從孟子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來蓋前聖後聖合節異世之間此賢彼賢分符一

室之內。

幽憤詩

嗟予薄祐少遭不造哀粃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
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
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
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耻
民之多辟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
創痛欲寡其過謫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至怨憎昔慙柳惠
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
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疎
理蔽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耻訟寃時不
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噫噫鳴雁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會莫能儔事與
願違邁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
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祗攬
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余獨何爲
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
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性養壽

凡作詩說自己身上。要占地步。說到自己父母身上。尤要占地步。此詩云有慈無威。是其母不能為孟母。且以其肆姐自放。為恃愛憑寵。似是今日之禍。皆其母兄養成者。雖云已不奉訓。已不知師。然用在襁褓之後。冠帶之前。恰像母兄無有嚴訓。不為延師。有愧歐陽建上負慈母恩之語矣。此真可為戒而不可為訓者。好善聞人。是禍種。顯明臧否。是禍苗。○人多稱阮公為至慎。叔夜正與相反。然既自道破。却又欲寡云云。是謂已無取謗。致怨之由。而物來橫加之也。蓋由于自視太高。過之未寡。性之傷物。不能自覺矣。豈有能寡過而謗不止。不傷物而怨不息乎。

阮籍

太史公屈平賈誼同傳。蓋以騷合其文。云後乎百餘年。而有賈生意。謂古來能騷。只此兩人。兩人之外。無騷矣。太史公後。于晉復得一人焉。曰阮籍。然選止載所作五言詩十七首耳。非騷體也。而謂可與繼騷。何也。凡詩不必以人傳。而騷必以人傳。故古來傳詩。不盡出聖賢之手。而騷非賢人莫作。故本序曰。騷人之文。蓋謂其人。有

大學問大本領。能做得大事業。而不遇于時。方許他作騷也。阮與屈賈俱是大學問大本領人。能做得大事業。而皆不遇于時。屈所遇之君。楚懷王中才之主也。足用爲善而不能。用是失望。賈遇漢文帝。大有爲之主也。群才皆効。而大才沉淪。是大失望。阮所遇魏之末葉。則全無望矣。屈所遇之臣。則上官子蘭。是見嫉于小人。猶可言也。賈所遇則絳灌。是見嫉于君子。不可言也。阮遇晉國初建。更不可言矣。故屈猶敢獨醒于衆醉之中。而阮惟埋照。賈猶得痛哭于魏闕之下。而阮向窮途。其耿介之志。彌傷。壹鬱鬱之懷。尤深。故其所作詠懷諸詩。雖漢道之體裁。實楚辭之神理。後人讀之。祇覺篇篇是騷。句句是騷。字字是騷也。傳云。日月爭光。斯無愧焉。知此意者。凡杜甫一部詩集。皆可作騷讀。○胡元瑞曰。古詩降魏。雖加雄贍。溫厚漸衰。阮公起建安後。獨得遺响。第文多質少。詞衍意狹。東西京則不然。愈朴愈巧。愈淺愈深。又曰。步兵詠懷。其音响漢與魏之間也。其語則晉矣。仲默稱曹劉阮陸。而不及陶謝。陶阮之變而淡也。唐古之濫觴也。謝陸之增而華也。唐律之先兆也。

選詩定論
詠懷詩十七首

唐李善云。嗣宗身侍亂朝。常恐罹謗。遇禍故有憂生之嘆。雖志在譏刺。而文多引避。百代之下。難以憶測。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鑒字從薄字生出。宜與茂先情詩照看。阮是詠懷。應在中堂宿。張情詩。應在幽房。堂上止有薄帷。幽房帷外。又有簾。故幽房之中。必風動簾。開帷啟而後見月。因月而見所感之物。堂上之帷。既薄。則自能漏月光。若鑒然。風反因之。而透入。吹我衿矣。至野外之哀鴻。林間之鳴鳥。我皆得而聞之矣。于野外寫所聞。正于室內無所見。一琴之外。無他長物。無可感之物也。看茂先所謂蘭室之中。衾也。枕也。昔佳人所共之物。甚多。該之曰虛景。曰無容光。皆可觸目。感心者。總從月字生出。鳥不夜翔。曰翔鳥。正以月明。故卽曹孟德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仲宣詩。出門無所見。嗣宗詩。徘徊將何見。仲宣是寫門外物景之蕭索。是有着的。却以無所見三字掃之。使無嗣宗是寫室中意景之蕭索。是無着的。却以將何見逗之。

送詩定論
欲有○已是一首唐律詩然唐律初成猶有齊梁習氣
而此作清徹固非唐人所及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倚靡
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
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
旦更離傷

只是借交甫遇洛妃一事寫人生會少離多之意然却
綴得色濃練得聲响○首四句之外便于交甫事不合
特借以成文耳言二妃之初遇交甫其相奉之奢相愛
之深自以交同金石千載不相忘矣然其相交爲其色
可傾城所謂以容結好也故其卒也惟感激而憂思至
于膏沐誰施而有其雨之嘆夫非風所稱千載不相忘
之石交哉如何一旦更離也一旦二字應前千載字有
寵不蔽席之意總在作者口中假二妃爲話柄見物不
可苟合也○大凡古人作詠古詩核事必實至詠懷等
詩其引古處徵事不必甚切核事不必甚實各有意在
蓋詠古事不實其是其非無以服古人之心詠懷等詩
太實太切恐無以起問者見是非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
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
保何況戀妻子嚴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此詩懼晉之將代魏也首二句卽王經所云權在其門
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効矣去之西山欲効伯夷之節
也文特危切其當叔夜見幾之後乎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澤
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
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

世不相忘

九春取其鮮麗秋霜取其潔肅男子揖則磬折言其動
作周旋之間皎然若秋霜之映人也蓋世間美色最忌
過媚况男色與女色不同故旣寫其鮮麗復寫其潔肅
方寫其言笑永不相忘却是刺其不蔽席之意○十九
首今日良晏會妙在今日二字此昔日繁華子妙在昔
日二字蓋凡人作此等詩必從極興頭處直說到極敗
興處而此則纔到盡歡處便住口却是妙寫極敗興緣
他從開口處卽用昔日二字作柄謂此已成昔日之事

送詩定論
把無限繁華繾綣却纔成冷落棄擲真足發人深省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
被皋蘭凝霜霑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

晉誰能常美好

詩有六義其三為經曰風曰雅曰頌其三為緯曰興曰
賦曰比三百既亡漢以後之詩率多比賦求之選詩合
興義者止此天馬二句說者往往曲為之說以求切于
下文則是比也非興矣不過以天馬之出引起春秋云
云耳春秋二字似泛論天時乃人生所受之年光史記

所云富于春秋也春秋既為人所受之年光最切于身
者猶非可託况富貴乃人所遇之幻境非切于身者又
安能常保乎清露二句以下方是比義言人當春秋鼎
盛之時何異清露之被皋蘭及當春衰落之時何異凝
霜之霑野草然盛極必衰曾不終朝苟非仙人猶且春
非我春秋非我秋而乃謂富為我富貴為我貴豈不愚
哉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
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

仁豈復歎咨嗟

此詩亦爲晉將代魏而作登高臨四野見四野蕭條已
有天氣稜稜之意臨四野而獨北望依斗柄而順月令
曰青山阿者取仁者樂山之義預于冷灰中伏仁字一
線且暗指爲夷齊之西山也松栢翳岡岑者萬卉零落
惟有後彫之松栢見歲之已寒也飛鳥鳴相過者群過
也群過而且飛且鳴將以求棲見日之已暮也歲寒日
暮那得不感慨感慨而至于辛酸者世界攘攘盡是怨
毒相逐何處是安身立命之所然安身立命唯有一仁
李公蘇子只是不仁故泫泫于怨毒之中而不能出所
以長懷咨嗟若彼求仁而得仁者又何咨嗟是嘆哉求
仁得仁分明是指伯夷然却不明點此亦嗣宗立言之
慎也故止用李公蘇子虛虛夾出然必取材于李公蘇
子者李相秦蘇相六國天下富貴都被兩人分享已極
而李之罪尤在輔暴秦故快其末後一報曰悲東門蘇
之罪尤在棄弱周故誅其起初一念曰狹三河總之借
以刺當日之扶晉忘魏者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

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鷄鳴高
樹命駕起旋歸

謝混曰悟彼蟋蟀唱蓋古之勞人多託興于蟋蟀蟋蟀
感時而鳴人又感蟋蟀之鳴而悲其悲也原不關物只
是其人抱有沉憂感之而發耳然蟋蟀乃無情之物有
何悲憂可告歟卽有所憂將訴誰人歟奈何叨叨然若
人之多言嚶嚶然若人之繁辭歟微風吹羅袂則聽者
通宵不解衣可知也明月耀清暉則聽者通宵不合眼
可知也晨鷄鳴高樹與前鳴字正相映蓋蟋蟀之鳴未

已而晨鷄又鳴無非奈何我愁人者故命駕而旋歸耳
按月令孟秋蟋蟀在壁故豳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此
詩首句開秋兆涼氣乃七月也蟋蟀鳴牀帷則是先時
而鳴喻世之將亂也鷄本司晨明月之夜多早鳴以晨
鷄句緊承明月句之下則是未晨而鳴起而命駕更不
少停所謂見幾而作也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
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
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悔日月之輕擲而不能聞道天下惟道可以保身即前
求仁而得仁是也太行喻時恐一失足則無及矣語極
豪放氣極沉厚而託意深遠固是機神奏泊而實有千
鎚萬鍊之功○生平少年時選詩中凡兩見嗣宗作傲
儻不羈開後來李太白一派休文作清潔無塵開後來
孟襄陽一派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
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
身寵祿豈足賴

近在東門句妙牛山之木郊大國而來斧斤東陵之瓜
近東門而會賓客言人不能高蹈遠引而嬰患害也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
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沓雲起重陰鳴鳩飛南
征鷓鴣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此亦嗣宗見晉將代魏欲託夷齊之行而未遂也步出
句原非泛泛起例正以上東門照出下面意上東門以
內必無首陽山必無采薇士與嘉樹林也是以鬱鬱不
堪遂步出門外耳出門更不別望直望首陽之岑下有

采薇士可以結侶。上有嘉樹林。可以棲遲。良辰在何許。言欲往從之。時有未可疑。霜霑衣襟事。有所難。寒風二句。時之昏暗。鳴鳩二句。讒言孔多。素質卽秋氣。承上寒風二句。商聲卽承上鳴鳩二句。中加一游字。言此秋聲。秋氣無處不游。到其慘澹晦暗之氣色。不惟上東門裏。且及首陽之岑矣。卽欲效采薇之行。而亦不得。蓋傷心之甚也。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有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噉噉今自嗤。

昔年四句。似從夫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脫來纔說得一事。却丟下不說。却說今日之有所思。不知是思人。是思事。又丟下不說。却把目前所見九原下。人生前之榮死。後之名。俱屬無用。說得盡情。足見昔年之所志者。道德也。志在昔年期。在今日。今日考之。成乎。未成乎。今日之所思者。事業也。見在今日。須之。異日。遂乎。不遂乎。此詩之最。有深意者。○明哲保身。無踰聖賢之道。晉人崇尚老莊。以爲外身。身存于保身之道得矣。而卒不免焉。

觀嗣宗此詩以顏閔爲期。曾無一句及老莊。知他不是
溺于老莊者。至其口談老莊。蓋其時之所尚。嗣宗亦因
之以混俗和光而已。昔時諸人都被瞞過。卽謂之善用
老莊亦可。○同一時者同一今也。三字敵雍門一歌。○
古詩多託言游仙。唐詩兼入佛理。要知不是說仙佛。總
是借仙佛以喻聖賢之道。此詩顏閔下着一期字。是正
意。羨門下着一悟字。只是借他點醒耳。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
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鷄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
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
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凡詩稱引古地不必親至。不過借以寓意耳。如此詩蓬
池。考之輿誌。開封東北有蓬池。或云卽宋之蓬澤。距大
梁不過百里。其望大梁曰還望。似是從大梁過此而尚
有畱戀不捨之意者。然于大梁何取耳。曰大梁者。孟子
初謁諸侯之地。徘徊蓬池。是又變孟子去齊三宿出晝
是何濡滯二字而爲徘徊二字。綠水四句。是蓬池到大
梁一路荒慘之景。覺百里之間。便有遼然萬里之勢。是

時云云是喝明還顧大梁之時為某月某日不是泛表
 四時之時若泛爾表時則上文綠水已明是秋水曠野
 句已明是秋草獸交馳鳥隨飛已明是寒而呼群也鶉
 火中云云則是八月也日月相望是十五日也八月十
 五是人世所謂中秋佳節在他人方且攜朋呼友多少
 歡賞而蓬池之上但見朔風云云羈旅之人又無同伴
 相慰安得不俯仰傷懷哉○從來詩家紀時多用昏中
 之星今取晨中者何蓋此羈旅之人徘徊已一夜矣仰
 而問天鶉火云云俯而視地則團團白露夜來為朔風
 所厲已凝為微霜矣微霜云者即易之履霜乃受苦起
 頭後方未艾之意也小人云云用某人成語言君子固
 窮寧甘憔悴決不為小人計功而亨君子道常而困遂
 改其志也

炎暑惟茲夏三句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透迤四時
 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願覩卒歡
 好不見悲別離

嗣宗詠懷十七首無一字無一句不極抑鬱難堪惟此
 詩芳樹二句稍有閒適意上又着炎暑二句是于難堪

時略略討得一刻閒適。却又嘆歲不我與人莫我知之。故翻增一番怛願。觀二句緊承莫我知來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心之人自然久要不忘。若夫始合卒離。終是悠悠路人耳。不可謂之知我者。此嗣宗欲得始終如一之人。故發始終如一之嘆也。

灼灼西頽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誇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鷺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此詩亦爲晉將代魏而作也。灼灼句以日之暮比魏祚之將革。餘光句魏與已尚有一綫之義。未絕迴風句以歲之暮比世亂。寒鳥句比君子相率而避世。周周二句申寒鳥句以起下文之忘歸者。磬折身如磬之折。謂足恭以取名譽。然名譽卒不可得。徒令形悴而心悲耳。故君子于此。千算萬算。寧從鷺雀。不隨黃鵠。以燕雀比避世之士。黃鵠比晉。黃鵠之游四海。比晉遂有代魏之勢。苟不隨之。則已耳。隨之中路而不止。是賈充之流也。隨之中路而止。亦荀彧之流也。故隨者必失歸。失歸者必

在中路是不可不早辨者何也。大凡奸雄取天下始必假仁假義深藏厚貌不惟天下之庸人隨之即豪傑之士亦所不免而明哲之英獨能識之于謙恭下士之日由其人之學問知所歸也。所歸者何乃生人安身立命之處真仁真義是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乃獨坐空堂上無人焉出門臨永路無人焉登高望九州無人焉所見惟鳥飛獸下耳然鳥獸不可與同群安得不思我親友而晤言自寫哉。○獨坐出門登高十句雖分三層意文勢却流水而下末只以日暮二句作一廻瀾固是好格。○堂上着一空字路上着一永字九州下着悠悠分三字其寫無人處可謂盡情至寫鳥獸曰飛曰下言其身之不安者曰孤曰離言其心之不安鳥本上故曰西北獸本下故曰東南東南西北處處皆然竟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哉其寫亂之意至矣至矣。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游子俯仰乍浮沉捷徑
從狹路僂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
術可以慰我心

此卽屈子所謂舉世皆濁而我獨清之意第嗣宗至慎
口不臧否人物故微婉其詞耳閒游子本指當路子人
生亂時苟非當路安得閒遊彼輕薄之輩又何足挂齒
哉惟其是當路人擡頭一看則升人于九天之上低頭
一看則墜人于九淵之下今天下之人非由此路必無
由進於是趨勢赴利之徒爭以爲捷徑而當路者遂托

爲心腹委之以政乃得肆志于荒淫而下亦化之僂俛
共趨舉國若狂僂俛二字妙此輩卑污如同豕行兩耳
蔽目所視不過地面數寸焉見千仞之上有乘雲而翔
者哉彼乘雲而翔者乃清醒之士也惟清醒之士能見
之又不止見之以目而見之以心故有所取焉然世人
之荒淫固是促生之媒而屈子之清醒亦非保身之道
此延年之術實獲我心也時事証之如賈充之張水嬉
以示夏統蓋閒遊而趨荒淫也豈知夏統乃乘雲而翔
鄧林之子喬哉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首二句興起。皋蘭比君子。被徑路比處。非其地。青驪比青春。逝駸駸。去之甚速。所以遠望之。而悲感當世碌碌者。勿論。即賢豪之士。亦不肖引君當道。趁此盛時。明其政刑。而反進以荒淫。曾不一鑒覆轍。故為吟黃雀之時。感高蔡之事。而悲傷無已時。

應璩

詩品所係。某人源出某人。率皆不謬。獨謂淵明出于應璩。不能無疑焉。一以應傳詩之少。一以應詩之不逮陶也。不知應詩雖出魏文。然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風人譏刺之旨。況陶公所處之時。又已不同。故節取其謹言之意。以為詩柄。即謂其源之所自出也。奚不可者。試觀白圭一詩。南容誦之終身。豈在篇章之多寡。冰寒于水。青出于藍。則陶之勝應。又何足怪耶。

百一詩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

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的醴焚枯魚問我何功
德三入承明廬所占于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
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吁避席跪自陳小子實
空虛宋人遇周客慙媿靡所如

題曰百一詩中唯首四句稍稍相類前者以下全不相
照余三復似得其解下流二句為名高二句張本觀下
文往往見稱譽名非不高名高云云乃謙詞以明其隳
官之由也客來在隳官之後所問却是未隳官以前事
三人六句言所居之官之清要文章四句言居官時名
譽之美必有功德才學以致此答處只以空虛二字慙
媿遜謝者言余當時之得官與居官之名譽非實有功
德才學見余今日之隳官非余之無功德今日之侵誣
而隳官亦非余之無才學也

棗據

雜詩

勁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天子命上宰作藩于漢陽開國
建元士玉帛聘賢良予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羊質服虎
文燕翼假鳳翔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千里既悠邈路

選詩定論
次限關梁僕夫疲遠涉車馬困山岡深谷下無底高巖暨
穹蒼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依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
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安得
恆逍遙端坐守閨房引義剖外情內感實難忘

此詩自首句以至燕翼句叙事既懼句作一頓只要引
起怨彼南路長來千里至不風句寫長顧瞻句至末寫
怨○凡詩之妙雖深含不露定有頭緒可尋而此詩最
難尋其頭緒以為懼非所任耶既非本意以為真怨路
長耶潁川去漢陽不遠千里何至于怨且莫忘耶再三

仔細玩味忽悟于路長上加南字乃是怨不見用于朝
也當時晉都洛陽賈鎮漢陽棗居潁川漢陽在潁川之
南故曰南路洛陽在潁川之地應曰北路其相去也俱
約千里而乃以漢陽之路為長怨其路之不北耳首二
句賈作藩之由天子四句乃棗應聘之由亂象者亂之
像耳亂象在邊疆則亂形在朝廷矣亂在邊疆急需人
矣亂在朝廷需人不更急乎曰上宰大書其爵曰作藩
漢陽大書其官初未嘗有頌功頌德之語則不滿于賈
也元士者初筮之詞曰闕國建元士者國之陪臣未嘗

薦之于朝也。玉帛聘賢良。匪天子之弓旌也。予非四句
是自謙實是自任言已實有荆玉之高品兼又有大才
實是虎文不是羊質實是鳳翔不比燕翼其廷用之實
能為國家建安攘之業興禮樂之化而乃遭時不偶以
發縱指示之人而反役于他此志不伸那得不怨千里
云云不惟不得志且有許多危艱在那得不怨然則何
如不受其聘曰士生則云云猶勝于端坐守閨房耳人
生值此豈不悲哉○古人朝受事而夕飲冰妙于寫熱
熱生于懼即此懼非所任也不風自寒涼妙于寫寒寒
生于怨怨不可明言故託意于路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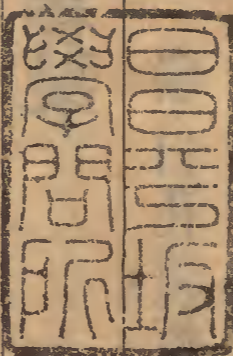
繆襲

熙伯在魏頗稱作家止傳挽歌一首辭雖哀悼情則曠
達休璉之慎類嗣宗而熙伯之達類叔夜是正始之附
庸而非建黃之疆場矣

挽歌詩

生時遊國都死歿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
入虞淵懸車恩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消
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首二句百年之事。次二句一日之事。生之事百年了。却死之事一日了。却然則百年無異一日耳。苟非通乎晝夜。生死之故者。焉能達此。○先顧不得國。次顧不得家。不連自己身子也。顧不得。○杜少陵玉華宮詩。愴惋欲絕。後人愛之。有依韻而擬其風調者。不知少陵原本于此。



六朝選詩定命卷之六

